

漢唐通鑑口抄

十六卷之二十一卷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十八

屏石戴璟著

殷浩就徵

天下有二道出之爲廊廟之珍蘊之爲山林之寶是故  
聖賢居身之所珍也隨世而就功名者固非也傲世而  
輕功名者尤非也昔三過不入門一瓢在陋巷而孟子  
同許之以道事商以諫死歸周而陳範夫子槩稱之以  
仁豈必進者出而退者是去者當而就者否耶殷浩善  
談老易則亦異端之徒而屢徵不就屏墓十年及褚裒  
薦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陳讓自三月至七月乃受拜  
焉若得出處之道矣吾以爲此少室山人索高價終南  
處士指捷徑也浩先受庾亮之辟爲記室參軍矣今甘



爲大臣之用而不屑爲在朝之臣豈媚奧不若媚竈歟  
且連年北伐感國喪師其人品之卑下可知矣逮桓温  
廢爲庶人終日書咄咄惟事四字又詠曹彥遠詩云富  
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此何等卑屈也後温  
欲以浩爲尚書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竟達空  
函此其蠅營狗苟爲利祿之計彰彰矣然則向也辟之  
而不肯來今也廢之而不肯去宜袁淑以僞隱譏之也  
不亦可傷哉

殷浩參綜朝權

天之生物有十百千萬之不齊故人君當因能以任量  
才以使譬之醫師之聚百藥匠氏之器群才可也若用  
非其才則以舟行陸以葛禦火幾何不敗乃公事耶隆

古盛時宅百揆者禹也師師征苗者亦禹也制禮樂者  
周公也東征三年者亦周公也後世光岳不完人才有  
限若殷浩者不過清談之徒耳朝廷欲以浩抗温而使  
之參綜朝權署都督之位宜其鳴劍抵掌於義所當爲  
之時斬將搴旗於衆莫敢前之地矣云何始出而退屯  
下邳再行而退屯壽春三舉而走保護城是則鼎折足  
而復公餗者何也何以參綜朝權哉吾嘗謂浩之爲人置  
之侍從之地則有餘任之將帥之位則不足而當時以  
全才用之亦繆矣故桓温亦曰浩爲令僕足以刑百揆  
朝廷用違其才耳易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  
在穴浩在穴之鳥也而取之參綜朝權將何以霖雨天  
下耶

蔡謨言度德量力

中國帝王所自立也晉自五胡亂中華而山東之地淪於夷狄有能以恢復為己任則亦忠言嘉謀也而豈貪兵黷武耶褚裒伐趙有彭城之捷蔡道明以為更貽朝廷之憂謂裒不度德量力其言可驗矣然以春秋考之乾之戰雖敗亦榮是聖人不以成敗計而惟以道義謀也前乎諸葛亮伐魏後乎張浚伐金皆屢敗而屢進當時不以為非後世不以為議蓋祖宗所有之天下而子孫為恢復之舉是亦道義所當然也若必待上聖與英雄然後舉兵天下何特復覩漢官威儀哉自今觀之晉以謨為司空臨軒策召固不奉詔卒之稽首待罪免為庶人豈度德量力之過耶嗚呼天下固有言近理而實

非者其此類也夫

桓温廢殷浩為庶人

殷浩之廢不出於朝廷而出於桓温此篡逆之漸所由起也然以浩觀之率意自用連年喪師朝野嗟怨是浩亦有可廢之罪也抑不特有喪師之罪而已清談廢事而有高閣可束之譏屢辭徵辟而有立名非真之刺隨父兄貪污而所厚者薄矣使生徒罷遣而所重者輕矣謝尚非可用者而使之為將是召亂也姚襄非可襲者而使之先驅是取敗也議蔡謨之罪何其濫刑罰乎達桓温之丞何其色威武乎迹其在朝廷曰無一差強人意雖王羲之之諫亦剛愎不用自貽伊戚若浩者誠所謂妄人也廢為庶人又誰咎乎然温復挾宿怨而誣其

子洧謀反竟以族誅則温之罪又不可勝誅矣

朝廷仗殷浩以抗已

桓温拜表輒行跋扈不臣之迹著矣然觀兵洛汭脩復五陵引旆秦郊咸懷三輔是誠有英雄之才者也使為大君者有高祖駕馭之風為大臣者有平勃交驩之義則德足以生其恭順之心威足以消其桀驁之氣何至遷怒朝廷委罪偏裨廢君以立權殺人以逞欲哉夫何會稽王昱不思以禮處温而乃錄用殷浩以為抗衡是激之使為逆也夫浩之為人清談而無實用温素知之矣以浩抗温正若以羊觸虎以雉攫鷹也於是嫌隙一開愈為城社之害始則欲流芳百世而終則甘貽臭於萬年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於温乎何誅

### 三秦豪傑未有至

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其立心正大光明其處事磊落奇偉固必相時以動擇人以從也豈肯舍所學而為苟合詭隨之計耶桓温伐秦有豪傑未至之嘆于時非無豪傑也易曰勿疑朋盍簪誠大臣開誠心布公道則豪傑至矣温軍至霸上而內憚符健不敢更前是不肯為國任事者也且其拜表輒行移軍還鎮凶威惡醜昭布四海君臣之義掃地矣豪傑之士其肯輕於來哉說者謂王猛捫虱來見是即豪傑也温舍而問三秦此猛之所以不至也愚曰管寧必不從曹操龔勝必不從王莽顏真卿必不從安祿山豈有豪傑而仕篡逆之國者乎猛舍晉而歸秦是即畔逆之黨也何取其為豪傑哉桓

温不知自反而顧欲豪傑來輔已其亦惑之甚矣

符堅得王猛

王猛相秦更張布置屢有奇中吞彊燕舉河西兼巴蜀包漢沔俘索頭屠龜茲猛之功也誠不負波樓之所薦矣所可惜者晉主中華帝王自立之地也桓温舉三秦署為軍諮祭酒豈不可赤心事晉以布拯溺亭屯之策而乃舍晉事秦是下喬木入幽谷也按春秋文公十年蔡侯次厥貉謂志在從夷而棄諸夏也成公六年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謂列國背晉而以楚為主是服於夷也故雖以宋華元孫良夫鄭去疾之國卿皆貶而稱人焉襄公七年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午卒于鄆言鄭伯欲

與中國會盟其諸大夫欲事楚而弑之是即夷狄之道矣聖人不以夷民弑華君故但曰卒而不曰弑也王猛本一時人傑然符堅一夷狄之種耳而舍晉事堅是若蔡侯之後厥貉也夫以宋華元事宋特以蜀之盟貶而稱人况為夷狄之臣是禽獸為隣也將何辭以貶絕之哉至於枋頭之敗實猛為之抗衡是不惟有附夷之罪抑且有賊夏之心其與諸大夫欲事楚而弑鄭伯者同一揆也彼其臨沒之言不過將死而言善耳且君臣天地之大義兄弟天下之大倫婆樓薦猛本以圖生也而猛為畫弑君之策至於東海王法堅欲以位讓之而法辭不受今使之自盡本忤太后之意也然從非義之令於是乎不子殺無罪之兄於是乎不第皆猛教之也夫

李勣尚不肯當建成之事王僧辨亦不肯任成濟之責而景畧肆然爲之是何人哉比事以觀猛之罪惡上通於天矣

### 王猛比孔明

出處聖賢立身之大節也以揚雄之才而事王莽以荀彧之智而臣曹操皆君子之所羞稱也若孔明之南陽高卧三顧而出可謂得出處之正矣王猛何人而以之比孔明哉文中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密其接下也温其臨事也斷殆非也夫中國者禮義之自出也夷狄者禽獸之與隣也以段匹磾符弋仲慕容廆尚有向晉之心猛顧今晉事秦而甘以中國之人爲夷狄之臣焉出處之道六垂謬矣及考所以相秦者設競婚之言以激怒符堅而使樊世受戮求佩刀之贈貽誑慕容垂而使其子出奔陰謀秘計如鬼如蜮此正孔明之罪人也且以孔明之子瞻死漢而王猛之子皮叛秦烏可同日語哉

### 堅猛如劉玄德遇孔明

劉玄德之於孔明三顧草庐聘之勤矣魚水投懼寵之厚矣專國二十一年任之久矣遺詔事之如父尊之深矣秦漢以來君臣相得未有若此之篤者也符堅之於王猛起布衣而任國政一歲五遷權傾中外仇騰席寶數譖毀猛則黜之特進樊世與猛爭論則誅之勲舊不敢離親戚不敢姪較之玄德之於孔明若相類矣然愚竊惑焉彼符堅之弒君殺兄而猛爲之畫策是乃禽獸

之行也禽獸見其類則煦煦相呼睢睢相鳴何足掛齒  
且猛方沒而即背其言興兵伐晉是禽獸但知貪啄營  
食自罹羅網而不顧其類之啣喙驚駭也何為以劉玄  
德孔明擬之哉

髯參短簿

士君子立身行己自有法度最不可不擇所從也班固  
之從竇憲朱穆之從梁冀皆一失其身而萬事瓦裂者  
也桓温專權方命視君如委裘而臣子之禮殆羈縻焉  
蓋不待廢立之舉而天下皆知其凶逆矣其視憲冀不  
相上下者也使有忠義激烈者豈屑為之用哉夫何郝  
超以髯為參軍王恂以短為主簿凡廢立之事超為之  
謀而恂亦無諫焉此知有權臣而不知有王室者也然  
則以春秋之法論之二子能逃黨惡之誅乎

王述不為虛讓

禮國之幹也讓禮之興也禹以司空讓皋陶矣垂以共  
工讓及折矣益以虞讓朱虎能寵矣伯夷以秩宗讓夔  
龍矣自昔聖人皆行之非以示美觀也在已則以抑亢  
滿於人則以推賢才於國則以勸風俗也詩曰受爵不  
讓至於已斯亡然則王懷祖之不讓死非也且試宛陵  
令頗受賂遺則亦不讓之失也可乎

謝安何如人

謝安隱居東山高節罕比然屈意於桓温大本失矣或  
以王允屈於董卓温嶠屈於王敦為比殆非也天下莫  
大於君臣簡文帝有何得罪於宗廟而廢之乎觀其靈



長之詔能使温流汗變色臨崩之命能從王坦之之善則亦柔和之君也而安以爲惠帝之流聽其廢之可乎安若有安社稷之忠則諫之則死之可也既不能然而迎温新亭伺超於日旰則其不勇可知也且東晉是時氣勢奄奄欲增修宮室乃曰宮室弊陋後人謂人無能建聞王彪之之言而後止則其不智可知也總功之喪正哀痛慘怛之時而不廢絲竹天下之實不能爲天下惜之則其不仁可知也淮淝之捷不覺履齒之折則其不誠又可知也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安石旣不獲於武帝又見疾於王相於是浩然去之則東山之志始終不渝矣乃因符堅請救而出名旣不正非所謂微罪行也又築壘而居不自疑於費祿之保固專祿之周旋

乎豈脫節末路之難行百里而半九十也然則謝安蓋亦王導之流比殷浩爲差勝者歟

殷浩何如人

飾情者情必露尚詐者詐必窮深源自布衣有大名累辭徵辟初若蟬脫垢汚鶴唳塵表萬鍾衣冕皆不屑意者然實矯迹遠引以進爲退者也于時謝尚王濛褚裒司馬昱皆不能鈞深燭隱而崇獎之於是名愈重官愈高浩於是于于然而來矣比其來也不能正朝廷脩政事廣求實德布令中外以壯王室之勢以彌姦雄之心乃欲抗桓温而建北伐之議何爲也哉蓋司馬道萬以殷公爲奇才若申伯之倚召虎深源以會稽爲知己若吉甫之主張仲也曾不知玄談虛論可以笑傲於山巔

水涯增名勝之風流而不可持以禦桓温取姚襄也且  
浩之北伐何爲爲姚襄耶爲石趙耶旣囚襄弟又遣刺  
客且對使者數責之而用爲先鋒襄豈嬰兒稚女若是  
其可玩哉以兵機則不解以將畧則無聞所謂入見其  
人清談干雲出觀其政賞罰淆亂者浩之謂矣且蔡道  
明辭三公之位亦若已之初節高蹈也而欲加之大辟  
何忌刻之甚哉逮其晚年績用弗成身名俱隳乃更眷  
眷台司忍耻而下桓温寵辱若驚之態形於問答之時  
亦可醜矣

### 王彪之何如人

王叔武多嘉謀善策觀其止郊祀之赦諫卜術之拜料  
殷浩之敗決主嗣之議尼袁宏之文論從嫂臨朝之非  
宜言大脩宮室之不當莫不合義理當人情獨取霍光  
傳定儀制助桓温廢君一事使人有遺恨耳以春秋之  
法論之其能免黨惡附姦之罪乎

### 孫盛晉春秋

孫安國作晉史辭直而理正雖以桓温聲勢跋扈而枋  
頭之敗直書不諱人孰不謂盛有良史才雖古之董狐  
不是過也自愚言之安國之責人易而自責難也考孫  
盛傳盛與殷浩抗論對食擲麈尾毛落節中聖賢與人  
交未嘗不論事也而氣象必不至此及爲長沙太守以  
家貧頗營貨眷部從事察知之正當克已改過而復與  
桓温牋曰州從事進無感爲來儀之美退無鷹鷂搏擊  
之用徘徊湘川將爲恠鳥夫以按貪汚之人爲恠鳥然

則為貪污之人將何稱耶於是溫遣從事按之賊私狼籍搯車徵盛捨而不罪夫君子立言垂範必先作事成式也盛之為人如此然則所謂晉春秋不亦欺天哉吾謂枋頭之書或盛恠溫之按已罪而直書之也夫豈得謂之直筆哉不然何史謂惜非正典斯言將墜乎且盛既鄙溫之為人矣龍山之宴子孟嘉落帽溫命盛作文朝之盛已涉溫賓客如班固之於竇憲矣而顧作史載溫事以沽直名抑可笑也已

### 坦之倒持手版

王坦之盡忠帝室而當時有江東獨步王文度之號宜其不畏強禦也桓溫之來大陳兵衛坦之正當聲大義以折姦謀而乃流汗沾衣倒持手版嗚呼坦之以朝廷大臣而畏懦如此蓋與沙門竺法師論幽明報應燭理不明久矣使溫死不早則晉室其移之桓氏乎抑文度以當時人傑而受桓氏之辟為尚書長史則亦受豢養之私矣倒持手版固有自來矣哉

### 謝安神色不變

桓溫來朝王文度謝安石迎於新亭人皆以為將誅王謝也文度倉遑持版畏懼殊甚而安石從容就度顏色不變先儒謂安擾龍馴虎似若有義理之勇者矣然自愚觀之不過矯激之態耳按史溫以超為謀主謝安與坦之共詣超口肝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為性命忍須臾耶為性命忍須臾則有溫與十六里見白雞而止之兆也夫以超特溫之幕客耳而安以保身之故

諂靡至此然則溫之來能無懼心乎吾以為溫之生殺廢置皆超所教也謝安陰與超結納料超為之知囊而溫為之坐肅超不然則溫不憤溫雖憤之而超能阻之故安石敢若此耳夫豈真不畏強禦者哉

### 郝生入幕之實

郝超之父愔勸溫共獎王室而其子超導以專恣不道之事逮死則與桓溫往反密計令門人呈一箱超誠不孝之子不忠之臣也故先儒胡氏謂郝超之邪諂為人謀不忠是也謝安與溫議事見超坐帳中曰郝生入幕之實蓋責其以媚竈曲徑之私而為坐嘯畫諾之計其辭嚴其義正若有剛心勁氣之為者然以性命忍須臾之言推之向前僭而後恭耶必其小心阿隨與超有列

頸之好故敢此言以戲之也不然郝生特參軍耳以太臣而何伺候其門日肝猶不敢去哉是則可疑也已

### 王猛勸勿圖晉

猛既沒謂晉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死之日願勿以晉為圖說者謂猛不得已而仕秦其心惓惓念中國幾於子囊城郢之忠言也特未之考耳夫生長夷狄之地有邊關塞徼之限固不能飛而仕中國也桓溫舉三秦猛被褐見之此豈不可隨之晉耶况溫已署為祭酒矣而乃聽師師之言舍帝王自立之晉而事夷狄相亂之秦此豈不得已耶且桓溫伐燕有心中國者當念同舟戮力之義而乃遣兵救燕使有枋頭之敗此非圖晉而何平生計謀無非圖晉之舉而瀕沒乃勸勿圖晉噫亦晚

矣此所謂人之將死其言善也歟使猛平日倦倦勸堅  
翼戴王室而勿與晉相倚角焉則堅之寵任猛也亦深  
且篤矣而肯舉兵伐晉不記其臨沒之言乎要之猛之  
言不見用皆猛平日之所謀與臨終之言絕不相類故  
以爲亂命而不之從耳

### 王猛請除慕容垂

符堅不殺慕容垂而後果爲垂所滅論者遂謂猛有料  
事之智也愚竊以爲不然垂文武兼資若堅得駕馭之  
術則彼皆治世之能臣也温公謂禮之以收燕望親之  
以盡燕情寵之以傾燕衆信之以結燕心未爲過矣而  
何汲汲於殺垂耶堅之亡蓋由以不仁得國以不義侮  
晉故夷狄盜賊環視四起遂至變生肘腋一敗塗地譬

之人之元氣斲喪殆盡而風邪百病皆得入而爲患也  
王猛受堅不次之擢而不能立綱陳紀爲國家建太平  
之策而乃設佩刀之贈使父子離散又不效而汲汲於  
殺垂噫若猛者秦之庸醫也且垂死天下其無垂乎

### 符堅所以敗亡

温公謂堅之亡由以驕主御疲民恃其強大易而無備  
故然耳愚獨以爲不然夫臣不可叛君弟不可害兄弟男  
不可瀆女夷不可亂華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  
聖人作春秋每於四者致意焉如曰衛侯滅邢惡其不  
念兄弟之好也如曰會戎于潛惡其不顧華夷之辨也  
如曰叔姬來歸杞伯來朝錄之詳者以爲淫僻之戒也  
至於弑宋殤弑蔡固弑陳平弑州蒲弑餘祭皆嚴辭以

貶之所以立三綱爲萬世治國家之法也符堅以臣而  
弑秦主生至其爲君則若王皮周虓符洛謀反皆赦弗  
誅此君臣之大防廢矣至於東海公法以位讓堅乃無  
故而殺之兄弟之好安在耶乃若滅燕而娶慕容冲姊  
愛幸之亦已矣至於冲年十二而亦幸之姊弟專寵宮  
人莫進時有一雌一雄雙飛入紫宮之歌亦可醜矣且  
晉僻處江南正朔相承乃無故興兵伐之兵貪者破兵  
驕者敗亦理之必然也夫以堅之爲人三綱淪矣九法  
敦矣此甲申乙酉之呼鳳凰入阿宮之謠鎮星守斗福  
德在吳之兆皆著於前而驗於後也嗚呼吾不意堅以  
氏羗之豪而自取敗亡之速至此哉此可爲有國家者  
之永鑒矣

### 朱序反間

朱次倫初守襄陽晏破秦兵乃事秦又縱反間之策注  
泚之敗遂來奔晉逮西燕翟遼相繼寇洛陽屢敗其鋒  
是次倫雖有敗降之罪而未嘗不效尺寸之功也其迹  
若可取矣由君子觀之人臣事君猶女之事夫也以一  
身嫁二姓旣又思前夫而逝歸效績惟之勞焉此可謂  
之烈婦乎方襄陽失陷序旣不能爲吉挹之守節又不  
能爲丁穆之辭官而乃以身降秦是中國之人而爲夷  
狄之臣矣且符丕之來攻也毋韓自登城履行率百餘  
婢築西北角有母之賢如此而序乃以身降秦是非惟  
不忠於君抑亦不孝於母矣詩曰士也不類二三其德  
序之不類甚矣此吾臣子萬世不可易之隄防惡可均

哉

草木皆兵

符永固傾率士之師起滔天寇必謂以秦之強攻晉之弱如勦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目中已無晉矣然登壽陽城望八公山草木皆以為晉兵撫然有懼色何也蓋晉正朔相承固非可伐之國上下安和又無可乘之釁秦何為而顧肆并吞之毒哉此其直在晉曲在秦其理曲則其心歉其心歉其氣委矣此草木人形自眩惑於顧瞻之傾而風鶴王師復疑畏於奔走之餘也易曰震索索視矍矍其堅之謂矣不亡何待哉

淮淝之捷

符堅剋前秦回營承偽曆蹀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選

荒慕義幽險宅心因止馬而獻歌托棲鸞以成頌固以光侔先烈化洽當年矣於是懷諫違謀輕敵怒隣負六羊之力肆吞噬之能自謂必鳴鑿禹穴駐蹕疑山疏爵以俟楚材築館以須歸命矣幸晉無可伐之罪而草木助其義威風鶴助其英聲此淮淝之捷雖謝幼度諸人之力而實天相之也乘此破竹之勢而過關踰陝力圖恢復豈不可朝諸侯有天下乎奈何幼度諸人以虎狼出境喜色相慶反運米枋頭以濟其饑率軍關陝以濟其急嗚呼淮淝百萬志欲何為而晉之君臣舉小仁忘大仇其亦弗思之甚矣

慕容垂不殺符堅

曲禮曰太上貴德其次務報施垂初以困亡之餘投命

於秦王猛符融勸堅殺之晏矣而堅皆不從反以國士  
遇之過於勳舊有人心者自當報恩酬義矣方堅大舉  
伐晉全軍潰散垂念疇昔之恩而以兵授堅是亦良心  
之發也夫何狼子野心為義不終陽為鎮北之計陰為  
復燕之謀遽僭位號操戈反射由是曰燕曰涼曰西燕  
曰後秦疆土瓜分四面受敵皆垂為之唱也然則垂之  
罪可勝誅耶

### 謝安折屐

符堅舉百萬衆來寇晉室幾岌岌矣謝玄破之於淮淝  
王師義氣赫然大振安聞驛書宜為國賀矣而乃徐曰  
小兒遂以破賊若有從容閑暇之狀者然過戶限不覺  
屐齒之折豈非喜意大熾於中自有不覺哉且吾聞之

善為國者不師善帥者不陣善陣者不戰安為國大臣  
而不能聲教四敷消患於未然顧以淮淝之捷自負而  
不覺折屐焉謂之何哉吾謂玄之制勝賴有天幸向使  
符堅為迭出之計分兵邀擊曠日擾攘則江南小國不  
暇支吾所築之第宅虜而居所擬之官爵逼而授矣然  
則有何功名可喜哉他日譏諧交構幾蹈不測之淵其  
有以致之矣而致堂稱其安社稷以為悅宜其折屐不  
亦悞乎

### 玄遣劉牢之救鄴

周禮凡諸侯之邦交敵相聘世相朝故無事則相親有  
變則相救是以苑丘錄於國風見衛不脩方伯之職戎  
伐凡伯書於春秋見衛不救王臣之患也謝玄之救秦



其有陽處父救江公叔敖救徐之意乎曰非也詩曰無言不仇無德不報記曰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故公及齊人狩于禚及齊大夫盟于廐春秋屢書之以戒忘親釋怨非臣子之道也符堅舉百萬之兵有席卷全吳之勢幸天不厭晉而草木風鶴皆有以褫其魄而奪之氣此晉所以獲全而秦所以敗北也然則堅乃吾中國不共戴天之仇符丕乃堅之子正當乘機以勦滅之亦不爲過而乃遣兵救鄴且愧之粟夫有君父之仇而不知怨乃以厚德報之則人倫廢天理滅矣安得以救災恤鄰稱之哉

### 劉穆之振舉朝綱

撥之乘元顯亂政之餘而斟酌時宜隨方矯正史稱其振舉朝綱誠是也然朝綱孰有大於弒逆者乎按爵制大司馬九伐之法賊親則正之弒君則殘之此朝綱之大者也劉裕弒二君有改玉改步之勢此天地所不容覆載凡民罔不愍也劉穆之果能振舉朝綱則必殘之正之矣而乃坐視逆賊於不問安在其爲能振舉哉豺狼當道而問狐狸君子謂之不知務也此逆賊之黨故綱目於其卒而削其官

### 穆之才敏

自古逆亂之臣陰懷不軌惟恐知且前且却未敢輕動必有才明勇畧之士爲之運籌畫策於內而後志氣驕張無所顧忌是故王莽無劉歆卽真之事猶未敢肆也曹操無荀彧挾君之謀猶未敢盈也桓溫無郗

超廢立之策猶未敢決也蓋以為此曹博涉書史諳練古今成敗興亡之迹故托以心腹委以樞機耳劉穆之總攝內外剖決如流亦一時能臣也劉裕唱義所共事者曰劉毅曰何無忌曰劉道規然一敗一誅一沒並無可倚仗者獨一穆之為裕所用篡弒之舉皆其啓發而釀成之者也吾以為穆之之才敏乃斷晉室之刀斧臺晉室之蠱賊也噫何天生此曹以禍人國哉

劉裕抗表伐南燕

春秋於臣道之變詳矣姑以魯言之見弒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專魯之兵權者公子翬再為主將專會諸侯不出隱公之命仲遂擅兵兩世入祀伐邾會師教鄭三軍服威令之日久矣故翬弒隱公而為氏不能明其罪

慶父弒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惡公子遂殺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此履霜堅冰之漸也劉裕伐南燕算無遺策其功不細矣然以人臣而抗表輒行此與公子翬之固請帥師夫復何異裕於是已有弒逆之心矣吾是以知人君之於大臣當脩明國政總攬乾綱要之魚不可脫於淵虎不可離於山而人主不可離於權

崔浩論人物

崔浩論近世將相以王猛比管仲以慕容恪比霍光以劉裕比曹操其言似矣愚竊以為不然夫管仲尊周攘夷實有仁人之功矣王猛事苻氏而反與晉抗兵枋頭之挫猛實尸之此正管仲之罪人也霍光擁昭之宣盡忠漢室慕容恪佐燕雖曰屢著厥功然不能翼衛晉室

如段匹磾又不能以心向晉如慕容廆迹其朝文獻替  
不過自爲夷狄封殖之計上有愧於乃祖次有愧於段  
匹氏而以是比霍光是鷹鷂儕鸞鳳也若夫劉裕之前  
平禍亂雖與曹操相合然操猶畏名義而終身不敢廢  
漢至于不廢之猶能奉山陽終其天年裕親篡晉祚并  
二君而弑之其罪尤浮於操矣然則崔浩之論人物似  
是而實非也文中子曰崔浩逼人執小道亂大經其有  
見於此云

### 蒸土築城

王公設險以守國故南仲城朔方仲山甫城東方然版  
築之役必官有餘財民有餘力而後城可築也必承平  
閑暇樂歲豐年而後城可築也夏主當兵火擾攘之秋

而蒸土築城夫豈其時哉按春秋凡築城必書始於城  
中丘終於城邾譏不時不義也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  
爲重事也况蒸土築城三代以來所未有者吾聞城沂  
之畧程土物議遠近畧基址具饌糧而已成周之法計  
丈尺揣高卑計庸徒仞溝澗而已何嘗有蒸土之事哉  
夫其蒸土以爲城則宜國家有太山磐石之安也然甫  
三傳而爲吐谷渾所滅何耶夫有形之城險矣不若無  
形之城爲尤險也故有檀道濟可以作宋長城有顏真  
卿可以爲唐金城田弘正治魏憲宗以爲爲朕長城李  
英公守并太宗以爲賢於長城故曰民保於城城保於  
德此萬古不易之理也夏主勃勃殘忍酷虐殺人如草  
管赫連昌赫連定繼之連年窮兵貪求無厭生民嗟怨

深入骨髓國安得而不亡乎噫觀此而知爲君之道信乎不在險也

何無忌酷似其舅

劉牢之何無忌之舅也桓玄謂何無忌酷似其舅此但以謀畧言耳而豈知無忌之忠義非牢之所能及哉牢之拜表輒行無人臣禮乃時逆之黨也無忌與劉裕共起兵討玄逮爲徐道覆所敗則又取蘇武節握之而死一念忠赤凜凜乎可以寒人膽而奪之氣也牢之正若孤嗾腐鼠甥舅豈可比而論耶玄篡逆之賊宜其不以君臣之義責牢之也

劉毅劉裕優劣

劉希樂屬桓玄篡位與劉裕密謀討玄是若唱義兵者也然自愚觀之裕負篡弒之大罪人所共知也惟毅之罪人未知之焉夫晉室不競正朔猶在毅輒嘆曰恨不遇劉項與之爭中原此其心未嘗不欲自帝一方也及武功不競欲以文雅服人故詩曰大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嗚呼觀毅投書于地之舉則毅何嘗無裕之心哉桑落洲之敗求解軍府則亦已矣又輒取江州及豫州西府文武萬人留而不遣果何爲哉是故率衆討毅而單騎北走自貽伊戚嗚呼吾是以知裕是已成之劉毅毅其未成之劉裕也

崔浩料劉裕

崔浩料劉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其後果然可謂有料事之智矣然浩不特能料人事而又能料天文焉其言

癸惑之入秦彗星之滅晉與夫兔出後宮姚興獻女之事尤異誠羶裘中一人傑也然此特小有才耳國史一刊家無噍類嗚呼浩能料生人不能料死人歟秦少游直謂浩益成括之流信矣

劉裕委王鎮惡關中

晉自典午之亂關中失守淪沒左衽桓温百計克之而尋爲秦所據殘民不覩衣冠百年矣劉裕崛起布衣首唱大義深入秦境脩謁十陵掃除逆寇皆鎮惡之功也夫鎮惡本王猛之孫初拒盧循感劉毅至是又克關中此誠當時諸將之巨擘也故王猛以孟嘗君期之矣劉穆之以鄧艾擬之矣劉裕亦以馮異稱之矣然則委之以安西司馬使同義真鎮關中不亦知人之審耶奈何

庸之而復疑之復與田子有後言使任衛瑾誅鍾會之責豈所謂去邪勿貳任賢勿疑者哉方赫連勃勃通北地之日田子爲退屯之謀而鎮惡爲進取之計此猜忌所由起也裕不能察青蠅之謗而反以鎮惡托田子焉卒使殛戮賢將委棄秦雍使數年成功毀於一旦將誰咎哉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其裕之謂矣或曰鎮惡性貪收斂子女玉帛不可勝計是鎮惡亦有可殺之罪也嗚呼二邠豈可棄干城一青豈可掩大德哉君子所憾者裕天下逆賊也而鎮惡爲之爪牙是即叛逆之黨矣能無及乎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十八終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十九

屏石戴璟著

宋主有恢復河南之志

宋主伐魏其得恢復之道乎曰非也夫謂之恢復者帝王所有之天下乃祖宗所傳之故物而或竊據於盜賊夷狄之手子孫之耻也於此收拾破碎以復漢官威儀是之謂恢復也自司馬氏混一四海中爲夷狄所侵江左諸君有能按祖宗之故疆而舉兵伐之是亦謂之恢復也劉裕以晉臣子而乘機弒逆攻玉攻步則是亂臣賊子所爲也安可謂之恢復哉宋文帝不思祖宗僭竊之罪而乃興無名之師與夷虜相角卒之河南之地不可得而中國之民肝腦塗地血肉成林豈天醜其德而

挑禍怒鄰至此之烈耶

王仲德有憂色

人臣事君雖小過微失猶當匡正維持以防其漸况事關國家利害係生民休戚者可不吐露忠赤為折衝千里之計乎王仲德身為副帥當到彥之伐魏取河南若如魏相之諫伐匈奴異其見悟以杜絕邊境之釁此其上也既不能正於始則當以河水既合復將南來之語顯白于上以救於終今乃面從而背言之卒至虎牢不延而為六州殘破此豈勿欺有犯者哉嗚呼王仲德不忠之罪不可勝責矣

道濟全軍而反

道濟唱籌量沙魏軍頗卻遂得全師以退誠有將帥之畧者也然愚竊惜之與其全軍以及曷若全身以及乎四時之運功成者退道濟雖先朝之將而乃異姓之卿有何不可去哉且受遺詔輔政者道濟也廢營陽廢廬陵者道濟亦與謀焉徐羨之傅亮謝晦皆共事者已不幸而肆諸市朝矣道濟於此正當守韓彭之戒急解兵柄角巾歸第猶懼漏網之魚再來收捕今乃居職如故而屢立大功以重上下之猜且于時其妻向氏亦知禍至而道濟獨不知之卒墮義康計中亦可哀矣

道濟萬里長城

詩曰武夫干城又曰哲夫成城春秋傳曰國保於城城保於德道濟平京城攻洛陽誅謝晦却魏兵是雖非方虎之將而亦韓彭之流也其以萬里長城自况孰謂其

大言哉然君子所惜者道濟一身之生死係一時之治亂也按春秋衛殺公子買以不卒成刺之譏其殺無罪之主將也使文帝以兵柄大權挈而授之道濟不參以小人不但以中詔則何魏兵之足憂何河南之不可守乎今乃聽姜菲之譖掩捕之收戮之而國家大事乃謀之白面書生自是魏人幸其莫予毒而勢益猖熾殺掠六州丁壯所過郡縣赤地無餘于此之時雖有誰可繼道濟之問豈至胡馬至此之嘆亦晚矣若文帝者豈不愚之甚哉詩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旣載乃棄爾輔其宋文之謂矣

### 魏主誅沙門

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欲並生哉王制論賤者必四不率教然後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故夫折獄議刑古聖王之所慎重也自佛入中國人皆趨承而敬奉之延魏及晉以至于宋作之非一人習之非一日矣蓋上無明君以爲之紀綱而異端邪說淪肌浹髓有不自覺其非者此豈一日可盡誅哉爲魏主者直當至再至三而示以限斷之期乃有不用我降爾命者時其教告之時其要囚之我乃其大罰殛之則非惟盡恤刑之仁而亦得闢邪之道矣夫何忿疾于頑而遂加以不可續之刑嗚呼魏主此舉固善矣而有未盡善者在焉是亦責備之意也

### 魏主燾剛正不惑

自漢明帝迎胡神求佛書而佛之教始浸淫於中國矣



後世英才間氣亦冥然被驅數百餘年魏主熹夷狄之君也獨慨然下詔剷除以正千古之謬先儒謂其剛正不惑非以此乎然自愚觀之則未焉夫不屈於欲之謂剛不雜於邪之謂正釋氏之教固不經而老氏之法亦大謬矣魏主信寇謙之之妄而設天師道場親受符籙是其眩惑於異端之間非能灼然定見而扶世立教也豈得謂之剛正不惑耶

宋主登石頭城有憂色

宋主伐魏必宜賴謀臣猛將任分圖之寄而以無罪殺檀道濟此自伐其根本而自撤其藩籬也安得不憂乎然自愚觀之佞人惟潘宗子惟寧古之王者必先脩身以爲之本故能親親賢賢並行不悖宋主於脩身齊家之道槩乎未聞吾恐宋主之憂不在魏人而在蕭牆之內也曾未幾何而遇商臣之禍登城之憂豈徒在於殺道濟哉

文帝幼有至性

魏文帝年甫五春受位於顯祖遂至悲泣代親之感史謂幼有至性此也然愚竊恨長而不學春秋而所謂至性者惡足觀耶蓋自馮太后以淫慾之醜而鴆弒顯祖既無侍疾嘗藥之事矣此猶有可諉者逮馮氏既殞正當推究宮車晏駕之由而乃哀毀過禮致孝祖后何爲者哉昔文姜預弒桓公春秋書曰夫人遜于齊夫去其姜氏絕不爲親此卽凡人耳然則馮氏乃文帝不共戴天之讎直當告之宗廟而廢之誅之亦不爲過今乃置

逆賊於不問而徇匹夫之孝嗚呼此亦何取其爲至性耶

### 智者以囹圄爲福堂

魏顯帝以罪人囚繫積年欲其改悔而矜恕之故其言曰智者以囹圄爲福堂其說近有理矣然愚竊非之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如得其情而參之三宥三刺卽決之矣豈必貴於積年之久耶且大惡重罪之囚亦豈可以望其改悔而矜恕之耶吾聞聖人不貴於聽訟而貴於無訟之可聽帝王所以移風易俗而置之生全之地教化行而風俗美也豈必待囹圄爲福堂耶

### 高祖首唱大義

桓玄之亂司馬氏以擁虛器而國勢若綴旒矣劉裕以布衣首唱大義而與兵討玄誠亦人所難能也柰乎爲義不終而作福作威遂至再行絀逆甘爲天地間之犬罪人昔樂書執厲公召韓厥厥曰孟姬之讒吾能違兵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乎夫厥不敢殺老牛而裕絀君如斃狐兔焉呼使劉裕討桓玄之時齎志以沒一身姦惡有誰知耶

### 文帝子惠庶民

詩曰牂羊墳首三星在罍人可以食鮮可以飽言飢者易爲食也文帝伐魏春燕歸巢林木此正三星在罍之日有能稍施子惠之政則民將仰之如父母戴之如日月而豈有土崩瓦解之患乎夫何自魏兵渡河而六州之民無一不受荼毒此所謂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

以戰殺人盈野率土地而食人肉也而何子惠庶民之有

### 王儉奇蕭衍

史謂蕭衍有文武才畧王儉深器異之曰蕭郎出三十貴不可言既而衍果繼齊篡位讀史者皆以為王儉精於許負唐舉之術也愚竊以為王儉之心予忖度之賣國規利之意又垂萌矣何者王儉以公主子為宋首相主弱國危正宜守忠貞之節而與國相為存亡可也今以世臣之華胄王室之懿親而輕以國家輸之蕭道成平曰素所比肩者甘為之臣而不耻既不能為何點之避召又不能為袁粲之死節迹其行曾大疑之不若也今又奇蕭衍骨相吾知儉又將以為蕭道成復出必要

結萬端而陰為異日之地如馮道歷事四朝未可知也幸而死於永明之時未見其世脩降表耳且以臣弑君乃人倫之大變而何奇之有哉春秋傳曰人所以自立知信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衍於三者無一焉而儉奇之吾固謂儉即衍之黨也何乃以謝安自比哉

### 魏遷都洛陽

遷國大事也故書曰其作大邑配皇天苾祀於上下而宋人遷宿蔡人遷州來春秋亦備載其事洛陽聲名文物之地禮樂所自出魏主欲移羶裘之俗而遷都洛陽使民生長中國日漸耳濡必將翕然有衣冠禮義之美矣此非用夏變夷之長策乎然愚心竊怪其舉大事而用

詭計也吾嘗考盤庚遷都之事矣進厥民而造在庭敷心腹腎腸播告之脩不匿歎旨故民心悅誠服而奠厥攸居以成中興之業何嘗脇之以威服之以勢哉今魏主將欲遷都不廣謀博詢而決意必行乃設大舉伐齊之計以此脅民其孰肯辭遷徙之煩而送死於干戈矢石之中乎遷都之計於茲決矣噫遷洛之後屢形反叛其亦未知遷都之道致之歟

魏主移風俗

史魏主移風俗以今考之庶幾有用夏變夷之機矣觀其賜游明根衣冠而風俗知元老之為尊賜危珍布帛而風俗知循吏之為美風俗未知尚直諫臣則祭比干墓風俗未知崇儒學則封孔子後北語胡服風俗之陋

習也則禁之終喪籍田風俗之缺典也則行之風俗尚奢靡則乘輿去金銀風俗尚殘忍則邊兵禁暴掠美政懿行煥然日新當時有太平之風誠是也然愚特惜其處人倫之間愛而不知其惡憎而不知其善馮后既出而復入不當立也孝文則過於牽制復致宮中至使淫穢腥聞而夫婦之倫大亂太子恂既廢而悔過所當察也孝文則竟聽讒言不復考問直昇以死而父子之恩太傷太明太后於孝文既非已出又嘗手鵠顯祖此不共戴天之讎也而孝文天性過孝縱不忍考詰亦宜以權絕之比其喪也擗踊哭泣視父喪殆過焉而人倫天理之大遂顛倒紊亂而莫正夫魏文於父子夫婦之間失德至此則孔子所謂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者也亦安

在其為移風俗哉

太子統能遍誦五經

按史梁太子統年五歲能遍誦五經愚竊非之內則論教子之法自六年始五歲方離襁褓之中能食能言耳豈遽能遍誦五經哉意者天縱之資不待投圖閱卷而心領神會者歟然以孔子天縱之資少時但能習俎豆為禮容以孟軻氏之賢猶假三遷之教然則大聖大賢未聞其五歲能遍誦先代之書也太子統何人遽能五歲誦五經哉蓋嘗以其事考之太子統以文章鳴世若有可取者矣然龍衣江左華靡之風絺章繪句不出月露之形豈五經之文哉且夫易有比之匪人之成書有絕地天通之訓春秋有不克葬之書禮運有藏於坐史宗祝之祭蓋詭誕之士奇邪之術君子所當遠也今統以丁貴嬪之葬求吉地為厭禱之術此何為哉卒之染嫌疑之迹身以憂死罪及後昆求吉得凶不可漣滌然則遍誦五經亦無益矣

宗廟不用牲牢

周禮天子羞百二十品內則人君燕食之羞三十一物况宗廟所尊所親者在子孫宜思其所嗜思其所樂而可不用牲牢乎故天子無事則歲三田所以為乾豆之用也上古之禮腥俎薦血毛中古之禮熟穀薦燔炙後世之禮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豆劔羹凡祭天地社稷山川祖宗未有不用牲牢者此古聖人所以報本反始之道也梁武帝尊用釋教而宗廟去牲牢以麵為

之豈百之聖人不如梁武帝之仁愛乎然而鳥獸魚鱉罔不咸若至有鳳凰儀庭麒麟郊藪彼武帝者以篡齊祚而斃二君於亂刃之下以作緣淮堰而死者相枕百姓葬魚腹至數十萬嗚呼武帝本謂愛物矣而鷄犬不得寧則未嘗愛物也本謂尊釋教矣而殺人至數十萬是未嘗守釋教也此其滅天理肆貪欲三綱已亡矣又何怪父子兄弟自相猜忌以取滅亡乎噫

### 高歡往歸榮

高歡歸爾朱榮勸起兵晉陽前史謂其反是歟愚謂是時太后再臨朝恣行淫亂嬖孽擅權朝綱縱弛此天下之賊向權請起兵討之是亦天理人情之所宜也特惜其所與言者非其人耳且歡豈真有心王室而勸榮之

討賊哉觀其勸榮稱帝為朝論不容幾為賀拔岳所誅則知歡之勸榮也蓋陷榮於大惡而欲為將來持角之地耳不然何向者勸成密計而異日抗表罪狀爾朱氏顧以此籍口哉然則高歡之勸起兵其論雖正而其心實險也歟

### 肅宗密詔榮舉兵內向

趙鞅起晉陽之甲而仲尼以叛書然則榮之舉兵內向其亦趙鞅之叛歟是不然胡后淫亂穢德彰聞鄭紇徐儼之徒皆專權用事侵侮天子榮承肅宗密詔而自領舉兵此討有罪而非叛也逮兵至上黨而魏主以私詔止之榮曷不從師歸鎮而乃直指魏都是時太后醜毒魏主此長惡不悛而罪至滔天矣騎虎之勢豈得下手

是榮之舉兵皆未可議也愚所惜者榮沉太后於河當矣幼主何罪而并殺之耶魏之諸臣信有罪矣其中豈無賢才可擢者而太行威害殲夷多士與朱全忠白馬之禍先後一轍其不仁亦甚矣哉求以止亂而愈以興亂然後榮亦天下之罪人而義兵可舉人得而誅之矣

### 魏主與城陽王徽圖榮

按爾朱榮弒君及公卿凶威惡焰日益熾熾篡逆之謀將發而未果此誠天討所當加者也魏主受制於榮而能與城陽王密謀卒勦絕之可謂能勇於去惡矣說者謂榮養兵三世仗鉞六年兄弟親黨分布重鎮各擁強兵以為三窟之計魏主以一朝之忿而輕舉躁謀卒使盜賊蠭起自取亡滅可謂無策矣噫竟亂之朝強臣擁君尸傳既立之又發之又弒之未有令終者借使魏主不誅天柱其能久於其位乎壯哉魏主之言曰寧為高貴卿公死不為常道卿公生噫讀其言至今凜凜猶有生氣何以成敗論人物乎

### 高歡起兵討爾朱氏

事君者可貧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為亂爾朱上弒二君中者百官下暴百姓此其罪貫幽明人人所得攘臂誅之也高歡雖為爾朱部曲然皆魏之臣子耳君弒而賊不討其何顏立於其朝哉故其起兵討爾朱氏在歡自處以反而君子則謂之討也惜其大義不明不能三軍編素移檄數罪大寇甫平而作威作福先為發立之舉是歡雖討賊實亦賊耳將何以服爾朱之心哉

高歡盡滅爾朱氏之黨

高歡盡滅爾朱之黨說者嫌其殺人之濫以愚觀之爾朱之族盡可誅也按史白爾朱榮專權曰兆曰世隆曰天光曰顯壽曰羽生曰仲遠曰產伯皆榮之兄弟子姓窮凶極惡互相搖煽此皆逆賊之黨先王必誅而不可赦者也高歡起兵盡滅之亦不為過所可恨者歡亦助榮為害之人耳方榮之積行威暴實歡啓之強寇甫除而自擅大權濟以凶害如水益深如火益熱故成則僭帝一方如高氏敗則伏尸都市如爾朱正孟子所謂以燕伐燕者噫豈天未厭亂而迭生此曹以為欺世斯人之殃也歟

賀拔岳與歡約為兄弟

魏自尔朱之亂藩方強鎮互相吞噬惟力是視獨惟賀拔岳有心王室觀其責高歡勸榮稱帝之語天地鬼神實臨之乃百鳥中之孤鳴也今復與歡約為兄弟者蓋于時唯歡雄才足以與復王室故為平勃交歡之義耳書曰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其濟此賀拔岳之意也柰乎高歡懷狗彘之心至行反間而假手於陳莫侯悅以剪鋤賢良嗚呼歡之罪不可勝責矣

宇文太論高歡

宇文太論晉陽觀歡之為人及還而謂其有篡志特懼賀拔岳兄弟其言似矣然愚謂宇文太之論高歡正所以自狀耳使賀拔岳不死高氏豈能專制於東宇文氏豈能專制於西哉然則二人其有優劣乎曰二人皆戎



狄之豪而地醜德齊莫能相尚者也說者謂歡自病遂君之醜鞠躬屏氣執香步從事主甚恭可以少贖前罪矣宇文太既鴆孝武又黜廢帝至死悖逆罪實浮焉况歡臨終之時惓惓於其君而太垂死之夕戀戀於其子則歡猶於彼善於此耳噫人臣無將將則必誅若二子不能逃亂賊之誅也何優劣之足議哉

魏主往依宇文泰

魏武帝受制於高歡往依宇文太自謂脫虎口喜其莫子毒也然君者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也已不能有而他人是依則不君矣未幾醜毒之禍尤慘於昔嗚呼狄人逐黎侯寓於衛而衛人弗恤意如逐昭公昭公寓於齊而齊人弗救然則魏主之往依宇文泰若

黎侯之寓衛昭公之寓於齊也亦可哀矣然則魏主當如之何曰魚不可脫於淵虎不可離於山而人主不可離於權魏於是時強臣執柄天子僅寄空名正易所謂也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者惟強於爲善以俟天命則可耳夫何魏武帝兩弑其君而君臣之義缺從妹不嫁者三人而夫婦之倫亂此亦天地間一罪人耳而乃惡高歡之逼往依於文太嗚呼桓公弑隱而遠與戎盟春秋書公至自唐危之也謂中國無人討之與戎狄於盟時而誅之也然則魏主之依宇文太事正類此使太能聲淫亂弑逆之罪而以順討逆則豈非春秋所許而乃北面稱臣尋復弑逆厥罪皆均噫爲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必蹈篡弑之罪其此類也夫

賀琛啓陳四事

孟子曰政不足與適也人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事君之道盡於此矣蓋人君一心萬事之本梁武不明道術尊信浮圖捨身佛寺此其根本之病也故事姑息之小仁縱及逆之大賊致使父有難而子不救兄有急而弟不拯梁之亡決於此矣賀琛若能爲國忠計盍亦力排佛老之謬而啓心沃心使歸仁義禮樂之中顧乃上書言四事抑末矣今考其所謂四事者一謂守令之侵漁二謂風俗之奢侈三謂有司之深刻四謂賦役之浩繁此特攻治皮膚之病非切中膏肓而拔去病根也又何怪乎言不見聽而反下詰責之詔哉噫

幸寺講經

嗚呼天下不可一日無儒者之道而斯道畢載於六經六經者帝王所以化民成俗之具也梁武以君人之尊而攻夷狄之教不詣國學而幸同太寺不講六經而講三慧經夫三慧之說始於鳩摩所譯其鄙淺而無稽甚矣又何可以經名之哉若有英王出必將投之水火絕天下之疑今乃留居僧寺而日與緇黃輩講經此蓋貪生圖利而謂浮屠有靈能作禍福也嗚呼浮屠如有靈必不災矣夫何講經之夕而付之烈焰之中然則佛之教甚無謂也有念者宜於此焉變矣而乃醉生夢死復不覺悟唐建塔寺高大浮屠嗚呼梁武之奉佛亦精且專矣夫何臣叛其君了叛其父命正德而正德叛命邵陵而邵陵叛命柳仲禮而仲禮叛雖有了及孫皆遷延

顧望畧無爲君父討賊之義遂至餓死臺城貽笑千古  
然則浮屠氏之學果何益哉噫

侯景舉十三州內附

按春秋於襄公書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於昭公書晉  
牽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夫邾莒之大夫微者也且名  
姓不登於史策而此特書其姓名者惡其以地叛君而  
來奔接我不以義也其書來奔譏其接我以利而我入  
其利衰世之事也侯景爲東魏臣子而以十三州來附  
於梁此於邾庶其晉牽夷事相類也爲梁計者正宜拒  
之勿令通使卻之勿令入境則非惟可結東魏之和而  
亦可杜蕭牆之禍矣夫何武帝聽朱忌之謀貪河南之  
地而受之而封之臺城之禍兆於此乎此杜弼所謂授  
之利器誨之慢藏也且景以東魏之地旣以降魏復以  
附梁此其反覆詭狡可見矣豈有叛其故主而不能叛  
其新君者哉何武帝之弗思也梁城之禍將誰咎乎後  
世有欲納叛臣者盍以梁武之事鑒之矣

梁主以景爲豫州牧

侯景與東魏慕容紹宗戰而喪師敗走則當東身歸朝  
自詣司敗以正僨軍之刑人臣之大節也景乃以詭計  
襲據壽春雖曰自求貶削而逆節不臣之迹已兆於此  
矣爲梁武計直當正不赦之罪而按兵境上誅此逆賊  
否則亟命邊將分兵守備以防其衝突則不戰而屈人  
兵豈不保金甌於未終乎夫何武帝寵信姦回又從而  
封爵之此借寇兵資盜糧者也他日景兵入城正杜弼

所謂徒探雀鼠無於府藏之虛空請龍蟠詎延刻頃之命噫梁主之愚一至於此可爲萬世納叛臣者之戒也

### 侯景攻臺城

按春秋梁亡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於遂自殲也侯景東魏一匹夫耳何以能攻臺城哉乃梁武帝自納之封之而自攻之耳蓋至貪如武帝至愚如武帝遂至此極詩曰維彼忍心是顛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其梁武之謂矣

### 湘東王繹不肯從太寶之號

討賊之義當如拯溺救焚故書曰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故夫師次于匡次于聶北于雍榆皆緩師畏敵所以見譏於春秋也梁自侯景作亂圍臺城

數月諸鎮援軍四合正宜乘時勦捕誓不俱生以濟君父之急以雪國家之耻縱事或不濟而臣子之情盡矣湘東王繹不肯從太寶之號於梁諸子弟中若知所重者然遣兵赴援至七閱月方次于武城武城郢之地其去臺城凡幾里今乃遷延不進坐視臺城之禍及其父土籠之痛及其兄嗚呼繹之緩師畏敵如此其志何爲吾以爲繹幸父兄之死而欲南面稱制故不肯從其兄太寶之號也以爲吾未嘗爲太宗之臣兄終而弟及傳位之道也不然如魯如紀皆繹兄弟也何不汲汲於勤王而日夜攻湘州攻襄陽屠戮兄弟有寇賊之所不爲者嗚呼繹之不孝不弟不仁不義莫甚於此卒之喪師覆旅身爲俘馘豈非上帝降靈此爲假手天道人事安

可誣乎

陳霸先舉兵襲僧辨

王僧辨與霸先共誅侯景有功梁室宜思同舟共濟之義也今霸先以立淵明之故遂操戈反射陷之死地何不義歟是不然淵明蕭懿之子敗軍之將失地之人其不足繼梁祚明矣齊人不道強以兵納之爲僧辨者當謂方智旣立神人有主社稷有奉以大義拒之境上可矣今乃旣立方智已北面臣之而復納淵明國有二君可乎按春秋鄭忽旣立而宋人納突內則祭仲許之立外則大國爲之援此與齊人納淵明而王僧辨主之事相類也然仲尼於祭仲責其不能立乎其位於突不係之鄭於忽則稱爲世子蓋有說也霸先之襲殺僧辨其

深合於春秋歟原僧辨之納淵明者蓋畏齊人之逼而爲是舉耳觀其討侯景不克詣景拜謝而見梁主此皆欲偷生苟免而喪大臣爲國柱石之義嗚呼處侯景之亂而始終不屈霸先一人而已然爲義不終而逼帝傳位自附於蕭衍劉裕之列豈不深可罪哉

宇文太設施依倣三代

三代治天下之道可爲萬世法宇文太乘元魏擾亂之餘而依倣三代法周禮而建六官作九命以叙官爵自漢以降官名法度少有可觀者惟宇文氏耳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求無術然則宇文太其無可議乎愚以爲有關雖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宇文太何人旣殺孝武又弑廢帝此亂臣賊子之所爲其餘何足觀

耶且太依倣三代矣何不依倣伊尹之輔太甲周公之  
輔成王乎而大節如此乃王莽復井田之流歟

### 武帝知勇兼備

昔魯昭欲去三桓而有乾侯之辱曹髦欲殺司馬而有  
成濟之禍甚矣權臣未易去也周文帝誅劔太慈不動  
聲色蓋其蹈藏晦匿於十餘年之久於國事無所關預  
於宮中行家人禮此如鷲鳥之伏雷霆之蟄蛟龍之蟠  
絲髮毫芒不露圭角可不謂知勇兼備乎然愚竊恨其  
所以誅宇文者猶有未盡也蓋宇文殺二君之罪重專  
一國之罪輕周公不能發其大逆告之二君之廟殘其  
身汗其宮而瀦焉而乃以專國之故用詭計斃之王挺  
之下而已嗚呼此豈伸討賊之義者哉

### 高頰取陳之策

高昭玄猷取陳之策卒以困江南而并吞其地此決勝  
千里之謀歟愚謂此詭詐之術非王者時雨之兵也夫  
陳叔寶惟妃嬪是溺詩酒是娛逸游是好以天神則不  
事而事邪鬼以忠直則不近而近狎昵以百姓則不恤  
而恤大馬泰誓之作竒技淫巧酒誥之縱淫泆匪彝多  
方之因甲內亂叨憤日欽兼有之矣是黃屋左纛出警  
入蹕之中居一小人焉高頰若能輔楊堅王道則當移  
檄遠近聲其不赦之罪奮戈揚盾為百姓誅殘賊此則  
所謂誕將天威咸劉厥敵而湯武之功可復許乎夫何  
高頰大義不明而害陳人之農時燒陳人之積聚夫伐  
罪以吊民也今罪人未正其刑而陳人已先受其害矣

伊尹之於鳴條太公之於牧野夫豈若此乎異日身作  
橫禍不得令終豈非傷人財力滅人家國天亦惡之歟

### 楊素無心圖富貴

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哉患得患失無所不至楊處  
道以斗筭之才欺君誤國本鄙夫也而乃曰富貴來逼  
臣臣無心圖富貴噫將誰欺乎按史素爲周柱國則亦  
周室之秉鈞者矣義當竭忠盡瘁以盡匪躬之節可也  
而乃阿附楊堅以致威勢浸淫潛移神器於后父之家  
而不耻非有心圖富貴如是乎逮其事隋則又讒諸忠  
良暴害百姓以陰謀而廢太子勇立天下之賊與聞乎  
弑以終身之寵豈非有心圖富貴而何哉逮夫楊玄感  
作亂墳土未乾闔門殛戮丘隴發掘宗族誅夷然則素  
非無心圖富貴乃無心保富貴耳是知積惡必有餘殃  
多行無禮必自及此之謂矣

### 深根固本之計

楊堅謂周天元遣諸藩就國曾無深根固本之計其料  
事可謂明矣然明於知人而暗於知己何者太子天下  
根本未易動搖故春秋記子同之生許王猛之立鄭突  
歸而不氏以國陽生立而得係於齊此深根固本之說  
也堅旣立勇東宮矣而尋以讒口之感廢嫡立少且所  
立者弑逆之賊姦惡之子也故兄弟骨肉皆遭橫禍不  
再傳而盜賊遍起宗社丘墟深根固本之計果若是乎  
哉

### 堅作刑書要制

昔子產鑄刑書叔向以爲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噫  
後世人情滋爲文吏弁法輕重出於其手刑書可無制耶  
楊堅相周作刑書要制史謂更苛法爲寬大以愚觀之  
則未焉書曰汝陳時臬司刑戾罰謂司寇不親殺人而  
付之有司也又曰要囚服念至於旬時謂爲囚求生道  
而緩其死也今以一怒之頃殺李君才於殿內可乎且  
其立法盜一錢至死豈所謂勿庸殺之姑惟教之者哉  
夫周禮八議議親議功議貴議賢而諸王以無罪戮史  
萬歲高頰以無罪誅又豈開釋無辜亦克用勸者哉以  
此觀之堅所作刑書皆不足觀矣

王氣在此

天惟時求民主撫之則以霍之則離故曰皇天無親惟

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陳主崇飾乎沉檀之宮酣  
歌乎玉樹之曲贈答乎狎客之詩流連乎長夜之酒嬖  
幸如江總孔範之徒專權亂國荒廢政理此天之所棄  
而人之所怨者也齊兵三來周土再來特幸而摧敗耳  
此豈可恃耶方隋兵臨江正剥床以膚之日後主若知  
天命人心不可常恃而大飾武備頓棄弊政猶恐禍在  
旦夕今日王氣在此彼何爲者夫天命歸之謂之王人  
心戴之謂之王天命去矣人心背矣則謂之獨夫耳而  
豈有王氣在耶嗚呼叔寶談王氣孔範誇天塹陳之君  
臣其蠢繆至此或納之背井或投之邊裔也宜矣

長江天塹

按春秋書虞師晉師滅下陽蓋虢有下陽猶秦有潼關



蜀有劔嶺吳有長江皆國之門戶也春秋此義以城郭  
溝池爲固以山川丘陵爲險設之以守國而待暴客也  
然則孔範謂長江天塹不亦信乎是固然矣然成公九  
年書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明固本  
安民爲政之急而城郭溝池守邦之末也故經於莒潰  
安得不書日以謹之哉陳叔寶當國勢削弱之餘而荒  
淫無度不脩政事孔範若能爲國家深計則當格君心  
之非脩國是之闕張皇六師以壯國勢使無間隙之可  
乘則大國有吞噬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隋師雖欲過  
長江尺寸不可得矣夫何孔範姦佞諂諛積成後主之  
惡當隋師壓境而猶不知畏憚且曰長江天塹彼豈能  
難渡耶嗚呼長江固未可飛渡也而賀若弼自南韓擒  
虎自北所過奔潰如入無人之境此卽楚人入鄆者矣  
又何天塹之可恃耶嗚呼孔範悞國之罪至於此若夫  
隋文論五佞之罪止投邊裔亦爲失刑矣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二十

屏石戴璟著

蘇威五教

昔舜之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是五教者聖賢所以維持天下之道也蘇無畏以此教民可謂知所重者云何士民嗟怨而叛者四起乎愚謂聖賢之治天下必先養民而後教民故詩論后稷必先立我丞民而後陳常於時夏王制謂無曠土游民咸安其居而後興學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畢命曰資富能訓惟以末年文甲子曰仁生於歎義生於豐故富而後教則民之從也輕矣陳民自天元害暴之餘兵火擾攘賦役繁重其不聊生甚矣幸而陳變為隋

蘇威當勸其君行王道而先之分田制里輕徭薄賦使  
之仰事俯育咸有所賴然後以五教施之而使之持循  
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則莫麗陳教肄肄不違而先王雍  
熙太和之治豈不可致耶夫何瘡痍者未起呻吟者未  
息而遽以五教責之使必習導之使必行此所謂救死  
不贍奚暇治禮義也嗚呼不思於凶德則以穆穆在位  
蘇威逆黨何足以語此

蘇威何如人

威父綽爲周之臣當禪隋之議威遁歸田里若可取者  
居無何而襲封師保在朝所議不過減賦役諫銀鈎阻  
擅殺定律令而已於國家君臣父子兄弟之大倫任其  
敗壞而不脩一言以養成亂此與虞世基輩特百步

五十步之隔耳他日王世充躬行弑逆威不能於此時  
奮一死而爲光祿大夫及化及敗又歸李密密敗又歸  
越王侗以爲上國柱是乃賣國降虜之賊耳又不自咎  
而欲謁世民世民正色責之不謁見亦可羞矣然不能  
加高德儒之誅其亦漏網之魚也若人也烏足置頰舌  
間哉

楊素爲吾結怨於天下

創業之君當懷儉德以示子孫故峻宇雕牆夏之所以  
致戒也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商之所以取亡也楊素  
作仁壽宮窮極壯麗此小人剥民膏血以奉上而不顧  
後患者也隋文責之曰楊素殫民力結怨於天下嗚呼  
隋文之良心亦不泯矣使於此或退之田里或屏之邊

齊商則忠良吐氣而姦軌消迹豈至有殺逆之變耶夫何知之明而不能去之決反聽獨孤之邪言以爲娛我夫婦而寵任益篤自是煬帝大治宮室以亡天下皆素爲之唱也然則楊素非能亡隋也乃文帝自亡之耳

王伽縱囚來歸

凡人之犯罪至死者是哀凶鞠頑之人不顧禮義廉耻者也豈能赴死如歸以效士君子之信義哉王伽爲齊州參軍送流囚李參等七十人詣京師此犯法至死者也伽一切縱之率如期而至此君子之所難小人之所能世寧有此理耶五言意縱之而後來必伽許其伸理辨明希冀恩詔而爲此僥倖之望也否此七十人豈若田橫之義士而甘心就死地哉且周公之誥商民以爲世

歷三紀餘風未殄而伽一送囚之頃遂能變惡爲善何神化之速至此哉此必無之事也隋文不察王伽之沽名而一切赦之且召其妻子賜宴又下詔四方有曰官盡王伽人皆李參刑措不用矣然則欺僞之風不由之而逢蠱起哉吾聞罪人不孥矣未聞賞及罪人之孥也書曰孺子其朋若火灼絕言私賞之害也文帝赦罪人而賞及其孥何以示法子孫耶且太子勇秦王俊蜀王秀以無罪寘之死地而罰及其妻子何待吾子不若待囚人之厚耶吾謂王伽沽名之臣隋文沽名之君而魏徵以伽列之循良吏傳亦謬矣

孝基奇房杜

高孝基稱房玄齡必爲偉器稱杜如晦必任棟梁卒之

興唐祚爲賢相者二子也誠可謂知人之鑒矣然愚竊恨其知之而不能用人也夫孝基任銓曹之位陟黜進退自我也豈不可拔二子於疇人中而待以不次之擢耶若吾固舉之而君固踈矣則不能盡以人事君之職亦何顏立人朝耶今乃明知其爲賢而未聞其有推轂之勤卒使大才沉滯如干劍莫鄒埋沙土之中豈天啓唐運而忠賢不用爲敵國之福耶

王通獻太平十二策

天下有道聖人推而行之天下無道聖人述而藏之所謂流之斯爲川塞之斯爲淵升則雲施則雨潛則潤此士君子立身之大節也王通以不世之才苟有太平之策則當深藏不市以待天下之清可也且其言曰罪莫

大於好進禍莫大於多言今乃上書自獻則是好進矣多言矣此豈有道君子所爲乎今其十二策不可見然嘗以中說考之十二策何先必先正始也意謂正其事者大其始慎其位者正其名必以土襲火色尚黃數用五此其大畧也然其所與言者弑君之賊篡國之人也君子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何輕身至此耶噫王通作中說續六經以聖賢道學自期者也而出處無章如此吾意其非貪位之圖乃揚已之意耳春秋責備賢者其能不爲浩歎乎

明公正身以治天下

孔子曰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又曰君子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嚴尤之策正策也而獻王莽陳子昂之論

竒論也而奏武后君子率嗤議之楊素爲周宇文之臣  
坐視隋文弒君篡位而反面事仇至太寶殿之變惡滔  
天矣此其罪不在王莽賊后之下是何人哉而可責以  
正身治天下之事乎若遇段秀實嘗擊之以笏若遇朱  
雲當斬之以劔夫王通以經濟自負者也而昵惡邇姦  
不以爲耻豈枉人而直尋乎且其言曰公公可慢則僕得  
矣公不可慢則僕失矣孔子見陽貨果如是其委靡耶  
夫殺人之盜不責其慈祥穿窬之賊不責其禮義以正  
身治天下之事責楊素是欲跛者行千里瞽者察秋毫  
也此不謂之失言耶不謂之失口於人耶

### 世民說李淵起兵

有隋末年皇圖板蕩荒主輝燎原之焰群盜起逐鹿之

機世民於此說父起兵六年之中席卷長驅奄有天下  
豈非千古英雄之主乎所可惜者以煬帝之弒父殺兄  
天地所不覆載者也故文中子曰仁壽大業之際其事  
悉容言邪舉兵之初卽當聲其罪盈播告四方則堂堂  
義氣赫赫如雷行天雖湯武之兵不過是也夫何尊江  
都而立代王立代王則君臣之分定矣而乃襲篡竊之  
故智自爲大丞相加殊禮然後取焉是亦不可已乎且  
其所以起兵以宮人脅父而稱臣突厥則父子之情乖  
而華夷之分亂此何以示後世乎先儒謂太宗有撥亂  
之志而無反身之學故其創業如此信哉

### 劉文靜與世民圖大事

世民固有經濟之才然起兵晉陽之計實肇仁爲之倡

也塵埃中誰識天子宰相而肇仁遂與結納畫起兵之策正書所謂最偶曾乘丕承無疆之恤者也然使能如漢高以布衣誅無道秦則名正言順而為王者之師矣夫何肇仁念不到此詐為勅書發民以鼓怨私侍宮人脅淵以起兵且其尊江都而立代王臣突厥而驕李密此詭詐之計王伯所不為者嗚呼創業之君舉大事宜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而挾謀詭詐如此然則後世無正家之法有夷狄之亂皆肇仁啓之也吾謂文靜以宮人脅其君文靜之妾亦以上變脅其主未幾裴寂之讒口一入而身陷極刑其亦自取之也

世民興兵為誅佞人

佞人為國家患久矣高德儒指烏為鸞以敗君讒國此誠佞人之尤也世民至西河執而誅之其亦得用刑之宜乎然愚以為亡隋之臣若裴矩封<sub>德</sub>字文士及乃佞人之首尤當肆之市朝與眾同棄夫何於高德儒則誅之於軍門於三子則委之重任史所謂姦佞由之貝錦嬖倖得以撻蜂是也何刑賞之不公至此耶書曰除惡務本周任有言曰去惡如農夫之去草焉芟夷蘊崇之勿使滋蔓太宗舉兵誅佞人而吞舟之魚漏網弗獲而跳梁於清冽之淵是豈知帝王大公至正之道者乎故未幾李世勣李義府相繼用事幾危社稷豈除惡弗盡之故歟

立代王

昔武王伐殷作大誥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

朕畝初未嘗立紂之二孫也。隋煬暴虐，普天憤怨，罪浮于紂。此特獨夫耳。李密此直當聲大逆，推明寢殿之事而移檄遠近，秦將天討，其名其爲賊，乃可服於此。直入長安，號令天下，此煬帝而誅之，以正無赦之罪。則即武王終畝之事，豈不輝歟！今乃迎立代王爲天子，而躬自相之，則亦隋之臣矣。既自相之，而尋自廢之，此與司馬懿劉裕欺孤弱寡以取天下，豈不迹相近歟！春秋傳曰：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價，君二多難。高祖欲爲君而立代王，是二君矣。此唐之大綱，所以不及漢高也歟。

李密開倉賑給

武王伐紂，發鹿臺之財，散鉅橋之粟，未嘗行賑給之典也。然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故易曰：渙王居無咎，謂渙所當渙也。何嘗招群盜而就食之哉！李密既得洛口倉，而恣民所取，必使復鴻鴈之安，脫溝壑之患，若可取矣。然群盜亦來充飽，而委棄衢路，以有限之米，恣無節之食，是割甲之肉，餒乙之口。此豈知務農重穀之道者哉！李密群盜之黨也，豈天奪其鑒而爲是舉，以取滅亡歟！

徐世勣真純臣

龍干迹滅，臣道不明於天下久矣。而要之以純爲難，所謂純者，如大圭無垢，白璧無玷，大要明出處之分，守死正之節而已。李密特盜賊之雄耳，徐懋功失身從之，固已昧利見大人之義也。然天造草昧之秋，成則爲帝王，敗則爲賊懋功。旣從世密矣，則當卧薪嘗膽，以身爲干。



漢唐卷十  
城于以剪平荆棘混一區宇豈不爲純臣之次乎今上之不能折衝俎豆次之不能保守社稷卒使吾君面縛輿襯身爲俘虜誰之咎乎高祖徒以其來降以啓與密上之遂謂不背德不邀功乃純臣也噫以國降人而可謂之純乎哉高祖既誤太宗又再誤焉卒之一言喪邦唐室幾移然則懋功非純勇賊臣也擢髮不足數矣

唐主以李綱孫伏伽爲第一

人臣之道以正直爲本唐主以李綱忠欵伏伽誠直遂定其功爲第一則似乎空谷之足音也及考十八學士之選二十一功臣之圖皆未有二子與焉何歟愚謂以當時諫官言之則二子乃絕無中之僅有也以創業群臣言之若房杜之謀斷英雋之征伐二子拜其下風耳

豈特謂之第一哉且以今考之經國遠猷致君堯舜之道二子槩乎未聞焉況高祖樂於從諫未有諫臣不受賞者二子盍不爲國家深計使君臣父子兄弟之間各盡其道而無劾父殺兄之事乎然則以二子爲諫官第一唐室可謂無人矣

秦王開館延賢

書曰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秦王延四方文學之士更日直宿討論文籍此有無疆之休而有無疆之恤興王氣象煥然可觀矣然當時所與討論者豈徒效書生尋章摘句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人之大倫帝王所以化成天下者也太宗所延十八學士若能以道事君而納之彞倫攸敘之域則其殺兄及弟旣往

不可諫矣而閨門慚德將來豈不可追哉吾知必不未央一會而薄父子之親也必不納巢生明而亂夫婦之別也必不殺劉文靜而虧朋友之交也必不殺張蘊古而傷君臣之義也豈知致治之美庶幾成康哉愚謂十八學士中如許敬宗之姦邪亦與選中則必黃鍾毀棄瓦缶雷鳴蓋亦孟嘗淮南之故智而已嗚呼登瀛洲者不亦有覩面目乎

如晦王佐之才

五百年有王者興必有名世之臣爲之輔蓋必有大識見足以周天下大經綸足以任天下大度量足以容天下杜克明以房喬之薦而爲唐首相臺閣制度皆二人裁定史謂房善謀杜善斷似矣然愚竊怪二子當英明

之君而於禮樂之間不能對則其所抱負者亦淺見薄識耳且父子兄弟夫婦之倫所以治國平天下之機也太宗閨門慚德多矣而如晦畧不能以義匡正反贊成其計夫豈以道事君者乎考其所定制設六省又設九寺而官職濫冗府兵之封倫裴矩李世勣姦雄詭詐之雄並列左右未聞其有決之策以肅清名器也且以杜淹之私恨而欲坐視弗救又豈容德乃大者哉嗚呼如是而謂王佐之才亦過矣

李綱孫伏伽第一

李文紀慕張綱爲人改瑗名爲綱觀其事高祖則諫殺宇文歆諫錄舞工安叱奴譟太子建成酣飲是若竭忠

之臣也然事隋爲太子勇官臣隋亡事唐又何面目哉  
孫伏伽武德初上三事一曰天子當納諫二言自戲散  
樂不爲用三曰太子諸王官擇人輔之逮太宗數出馳射  
伏伽又諫之欲以道養聖躬垂憲後代是亦直矣然文  
武門之變伏伽何坐視而養成且太宗慙德非一端考  
史不聞伏伽有一言及此豈知之而弗言歟抑言之而  
不聽歟知而弗言是不仁也言而不聽是不勇也亦安  
得爲群臣之翹楚乎當以伏伽比顧雍亦近之也

### 唐主斬蕭銑

蕭銑故梁子孫因隋室大亂保據荆楚異以興復梁祚  
固非唐之叛臣也唐師伐梁銑不忍百姓遭兵火之厄  
而以身來降此其有愛民之仁可知矣按春秋莊公四

年書紀侯大去其國謂其不以養人害人擬之太王去  
邠之事也蕭銑之降殆亦類此爲唐主者當矜其恢復  
之志而封以百里之國世奉梁紀則武王下車之政可  
復許乎如其不然則如光武以不死待劉盆子亦可也  
夫何高祖淫刑以逞而群臣亦無以是諫上者書曰火  
災昆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於猛火其唐主斬蕭銑  
之謂矣

### 王魏說太子取功名

古者嫡冢始生即書於冊故記曰大人世及以爲禮易  
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此萬世不易之道也建成乃高祖  
嫡冢若以世及之禮論之則建成當爲太子無疑矣王  
叔玠魏玄成直當輔太子以正而學之爲君君臣焉學之

爲父子焉學之爲兄弟焉豈在於立功名乎若欲立功名與世民抗則世民取霍邑也克汾絳也降馮翊也守潼關也徇河北也克長安也降李密於黎陽也俘建德於河北也擒世充於東都也芟武周於并州也夷蕭銑於江陵也殄仁杲於涇水也六年之間剪艾群雄幾平海內此其功蓋宇宙夫豈誅一敗亡之黑闥可與並耶且王魏不聞里克之諫乎太子君之儲貳所以奉齊盛朝夕視君膳者也不可以帥師王魏苟鑒乎此而早爲之所豈有玄武門之變乎

盟頡利於便橋

春秋謹華夷之辨故公與戎盟於唐則書曰衛人及狄盟則書及所以明族類別內外也昔李唐創國之初突厥

厥與頡利合兵寇邊唐祚幾岌岌矣而世民面責突厥囚頡利之使而盟於便橋卒之二虜卷甲而遁若可差強人意也然自愚觀之盟會中國諸侯之禮衰世之事也昔宋人易子而食折薪而爨華元曰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夫當國勢搖抗之秋華元尚不肯與鄰人盟况以中國之帝王而與戎狄豺狼刑牲軟血以要之乎愚謂夷狄所以敢寇者蓋方其初舉義師無故稱臣突厥資其士馬以入關中彼自謂有大功於唐而溝壑之欲未厭足也然則突厥之敢寇殆有辭矣夫興王之君後世則而象之厥後約戎狄以求援而華夏被其毒如肅宗之於回紇信戎狄以結盟而臣主蒙其耻如德宗之於尚結贊此非太宗啓之歟惜乎當時輔佐諸人無以

漢唐書  
春秋之義告上者使賈誼復生其能不爲之長太息乎  
王者視四海如一家

民可近不可下王者以父母天下之責爲己任亦在以  
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而已豈召民習射而推心置腹  
哉治天下自有大紀綱煦煦之仁不足道也且以唐虞  
三代觀之睦族而後協和慎典而後風動綏猷而後允殖  
親親而後未清此施爲緩急之序也故詩謂御家邦必  
先刑於寡妻至於兄弟勿謂定天下必先父父子子兄  
兄弟弟夫夫婦婦以正其家大宗殺兄及弟并其十子  
即書所謂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  
哀大不友於弟天與我民弊大泯亂夫在兄弟尚不友不  
恭自相猜忌而必置之死地况能以四海之心爲心哉  
今觀太宗之所以處家人如此則其以一家視天下其  
亦以待兄弟者待天下也豈如聖王其仁如天其德好  
生而洞然八荒皆在我闡者乎不然何以讖記殺君羨  
以讒譖誅張亮哉

王者至公無私

人主用人才所以爲天下國家計也故讎可用親可舉  
魚鹽可求版築可任惟其公而已矣若堯之明揚側陋  
舜之嘉言罔伏禹之無曠庶官湯之聿求元聖武之建  
官惟賢此可謂之至公無私矣太宗不用秦府舊人若  
出於公道矣然自予觀之古之聖王心學相傳有性之  
反之之學故能私意渾融公道澄徹太宗何如君也三  
綱立身大節舛錯繆戾不可聞於鄰國且以用人考之

封德彝裴矩皆亡國之臣也夫何於高德儒則戮之於  
二子則寵任之及觀瀛州之選錄許敬宗顧命之托任  
李世勣所謂至公無私果如是乎易曰同人于宗吝其  
太宗之謂矣

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

人臣之道平居以直言敢諫爲忠臨難以伏節死義爲  
忠忠則不佞佞則不忠正猶薰蕕冰炭不可以同器也  
天下豈有忠臣而爲佞者哉裴弘大事隋甚被寵遇隋  
煬帝引御坐親問西方之事此正竭忠効勞之日也夫  
何使高昌來朝伊吾獻地道其君以好大喜功窮奢極  
侈之事卒之天下大亂隋祚丘墟矩之罪不可勝誅矣  
然煬帝反謂其至誠以爲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筭豈大

詐似忠大姦似直有不可辨者耶逮隋祚旣亡則當知  
徒人費石之紛如之死以謝天下亦少快於人心者夫  
何守文化及殺煬帝反迎拜之爲尚書僕射及宇文氏  
敗又臣事實建德爲之裁定朝儀此亦弒逆之黨先王  
必誅之賊也然事唐而能獻忠豈出於真心哉太宗英  
明自幸脫高德儒之誅故陽爲正論以賣直沽名耳太  
宗不察反謂其當官力爭嗚呼矩事隋而隋主稱其誠  
實事賊而賊首喜其局幹事唐而唐君賞其諫諍此非  
同流合汚患得患失之小人而何哉司馬氏謂其非性  
之有變其君惡聞過樂聞過之異耳嗚呼果若是則古  
人所貴勿欺有犯者爲何如耶所貴遇主於巷約納自  
牖者爲何如耶要之君雖不明而臣不可以不忠此萬

古不易之理也

至誠治天下

大哉誠之爲道乎天地惟至誠故二氣五行循其序聖人惟至誠故三綱五常詣其極是則惟天地聖人而後能誠之至其次必擇善固執日就月將而後能造其域唐太宗特中才之主耳而自謂朕方以至誠治天下抑何自許之太過乎夫至誠固治天下之道然誠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積之而至於能化則可謂天下至誠矣太宗爲人子則廢其父爲人君則殺其臣爲人弟則害其兄爲人夫則淫其婦大本滅裂如此故當時政治小康世有夷狄之亂非惟無所謂至誠而所謂思誠之道亦缺如也噫此豈尋常地位而可輕易言之耶

責德彝不舉

嘗謂隋室敗亡之由由封德彝輩趣之速煬帝幸江都而群盜爲弒逆之興封德彝自陷於賊黨而數其罪煬帝責曰汝德彝士人朕不負卿何乃如此德彝慙而退以此觀之德彝罪大惡極豈可復以人理責之哉太宗於此直當聲其覆轍弒君之罪殘身汙宮投之豺虎而乃擢之左右養蛇蝎於几席之間卽詩所謂臯臯訛訛曾不知其玷也及令德彝舉賢久無所舉此豈果無賢才耶噫此德彝之奸詐詭計也夫賢才秉道嫉邪而以磊落雄偉自許若使德彝同升諸公必將發揚宿惡以正不赦之罪此臧文仲所以不用柳下惠而孔子謂之竊位也今太宗不能照德彝真姦而顧責其誣一世之人此

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其亦不知人矣

賜絹愧長孫順德

士大夫之風俗必自人石信賞必罰爲之表率是故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然使周計廉貪以弊群吏則何風俗之不可淑哉嘗試以晉事觀之矣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樂仇見執獻楊楮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也始也貪墨之臣欺君讒國至此春秋詳書之所以戒人君當正身率下以爲風俗計也長孫順德以大將軍而受八人餽絹與晉卿之貪墨相類也太宗非惟不能誅乃賜絹以愧之此豈所以爲訓也吾聞盤庚之誥矣茲予亂政同位具乃具玉乃祖乃父告我高后作不刑于朕孫又聞穆王之命罔伯矣非人

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瘵厥官惟予汝辜夫曰作不刑曰惟予汝辜則凡貪人之罪所當正典刑而未聞反賞之也或曰張武受賂金錢愧心太宗之賜順德其法文帝之於愧張武耶噫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術而文帝之繆舉也人主不法周而法漢不亦繆之甚乎故其後世以無忌之賢而受文錦一十車以元載之奸而致胡椒八百石此非賜絹之事有以激成之歟

取逆守順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湯武雖放伐其君然順天應人乃誅獨夫耳非君也湯武之取天下與堯舜雖不同迹而實同一道也豈得謂之逆乎太宗以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故其言曰取之可以逆守之不可不順嗚



呼湯武誅獨夫而太宗脅父起兵稱臣突厥尊江都而立代王於理大逆矣豈可與湯武例乎且湯武之守天下肇脩人紀皇極有建太宗自御極之後即守成之日而亦未見其頌焉以太上皇有君之尊有父之親未央宮置酒寥寥一舉後欲營九成宮爲清暑之所而亦果於子道順乎逆乎古者男女不親授受以遠別也况以弟婦而爲妃亂帷幕之分以曹王而繼弟系昭穆之倫此正晉文辰嬴之配子及墻茨之生也果順乎逆乎中國之御夷狄直當以禽獸畜之而以兩公主一嫁薛延陀一嫁吐蕃是首足倒懸大失帝王之體統矣又果順乎逆乎愚敢以一言斷之曰湯武之創守皆以順太宗之創守多以逆

### 三代封建不以長

封建之說久矣且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書曰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祭法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三代賴之故能享國長久然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禹之德先湯之綏猷武之建極尤其根本節目之大也豈徒在於封建乎太宗問公卿以享國長久之策吾意當時大臣必先以正大綱對而蕭瑀乃曰三代封建而以久長秦孤立而速亡噫此不知類者矣夫封建治天下之良法也然不有尾大不掉之患乎故齊桓晉文雖有尊周之功而射王中肩者問鼎輕重者皆封建之諸侯也秦之亡以殘忍刻薄毒流四海一夫作難而七廟隳固其所也豈以孤立之故哉愚謂太宗典章法度

煥然可觀而閨門漸德無異夷狄之俗此政治之最急者也為瑀者直當勸其君為德先為緩猷為建極而正心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如董仲舒之對是為知本矣云何瑀之淺見不足以知此使封建之論徒爾紛紛而竟不決嗚呼使當時人臣能明格心之學太宗豈止漢唐以下人君哉

### 鑒秦止營繕

書曰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是前代之舉動誠後人之監觀然大率英明之主或初政鮮不清明及卽位既久怠懈之心一起故驕奢之事浸興漸不克終者多矣若唐太宗亦其一也蓋貞觀之初欲營一殿監始皇營宮室之弊輒復中止誠所謂監前代以為元龜矣曾未幾何而脩洛陽宮至來張玄素之諫自是翠微玉華營繕相繼雖覆以茅茨而費用巨億計矣何獨於此不監秦乎蓋恭儉惟德無載爾偽太宗中之才本非誠心能儉約者故雖能矯志於登極之初而不免淪節於倦勤之日雖然其視秦皇營阿房驪山之宮而千門萬戶大不侔矣其成貞觀之治有由然哉

### 魏徵論兼聽

唐太宗問魏徵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徵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噫魏徵之言似矣愚特惜其不知本也夫人藏其心有如其面殆未易測識者使凡賢者愚者忠者佞者皆兼聽焉則隋珠魚目畢陳吾前而中心搖惑未免有多岐亡羊之病矣亦何自而明乎中庸曰為政

漢唐卷三  
在人取人以身吾能齊明而盛服非禮而勿動則方寸之地純粹潔白而洞然鑑空衡平之體由是其難其慎惟和惟一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矣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乎吾觀太宗之病正坐兼聽而無察識之明故君子如房玄齡輩同擢之宰輔小人如封德彝輩亦列之侍從皆兼聽之弊也先儒謂徵之學駁而不純其此類也夫

### 吞蝗

唐太宗以蝗食民穀舉手吞之是歲蝗不爲災此惟知稼穡之艱難而有愛民之心歟愚謂此沽名之一端非帝王至誠治天下夫九年之水七年之旱于時豈無蝗生而未聞堯湯舉手吞之也以爲備荒旱固自有具也

且蝗一虫屬耳而吞之或足以致病此豈可繼哉若必以吞蝗可以禦災畿內之蝗不爲少矣豈能一一吞之乎春秋書螟三及蚘十不過欲人主行備荒之政耳楚莊吞蛭而疾愈此兩朝者之事又豈可法乎且太宗之吞蝗爲不忍食民穀也然而窮兵高麗死者相枕徐惠妃所謂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盖有所激而云也然則向者吞蝗之心安在乎愚故曰太宗沽名之君也

### 出宮女三千

太宗即位之初已出宮女三千矣於此之時即當擬禮經立宮人定數如記所謂一后三妃九嬪八十一御妻也而此外皆不復設焉可矣夫何甫及五載又出宮女三千是何宮人之多耶先儒以爲皆隋室所遺之宮女

漢唐卷十  
也愚意不然嘗考隋帝弒於江都宮人或爲土世充所  
有而裴矩以賜果毅之士高祖入關納室宮人然兵火  
亂離之中不應若是之多也意者太宗聘納之濫殆若  
是乎嘗試論之太宗殺盧江王瑗而納其姬陸爽之妻  
已聘矣而又欲納之宮中逮晚年聞武氏之美又詔爲  
才人則其耽悅妃色而聘納之濫可見矣且巢刺王妃  
弟婦也而納之宮中不亦醜哉愚謂巢刺王妃爲宮女  
矣此潰亂大倫之甚者也何不速出之乎蓋其所出必  
年老貌陋之人於此又可見矣嗚呼晉獻納驪戎之女  
苻堅納慕容之妹梁武取東昏之妃隋主嬖陳主之妹  
皆不克終太宗聘納之濫不幸類是然猶能納諫而屢  
出宮人茲所以能成貞觀之治歟

### 敬憚魏徵

人主嘗以爵祿輕天下之事而惟忠肝義膽者以國家  
自任盡言不顧正論不撓此固人主之所敬慕畏憚而  
不敢以常禮待之也然必一言一語惟鞠人謀人之教  
欽念茲在茲惟三宅三俊之嚴式然後可謂之敬賢矣  
而豈徒禮貌之云乎魏徵在唐以諫諍著固亦以忠義  
自負者也太宗見徵羣而匿鷄懷中以至於死此固萬  
乘之尊而憚一田舍翁也然十漸十思君子小人之論  
明白痛快而太宗聽之藐藐乃罔畏畏所謂從諫弗拂  
改過不吝者缺如也此豈有敬賢之實哉嗚呼漢武以  
避帷敬汲黯而終有淮陽之斥唐太宗以匿鷄敬魏徵  
而卒有仆碑之忍此蓋正直難容枉道易合雖英君亦

猶不免歎愚以是知魏徵即汲黯之伍而太宗即漢武之流也歟

### 瀛洲十八學士

世之賦登瀛洲莫不曰房以謀用杜以斷稱虞姚之博學孔陸之窮經兩薛起河東之後二李著國姓之貞敬宗拔於民曹志寧綴於郎早少靈至室之十將多元愷之二朋分六子以並直各三番而遞更登以清都之幽邃給以天厨之奇珍替以褚亮之珠玉繪以立本之丹青此人之所景慕而蓋瀛洲之所以得名也是洲也環以學海之波聳以群玉之峯芝田花島之參差靈卉異石之精葱圖書闡東璧之秘經史抽金匱之封振振公子之麟濯濯人中之龍清談霏乎瑞露長嘯吐乎祥虹是

皆妙幕府之寄儲將相之雄者也豈非當時所謂登瀛之選哉由君子觀之昔有唐之肇基俾秦王之獨賢武功既以戡定禍亂之世文治所以粉飾太平之年所當蒐獵時髦網羅英俊而豈可不擇賢愚不辨邪正徒以飾虛文而侈美觀哉夫人臣之道處常則當有朝夕納誨之誠處變則當有納約自牖之義十八士則不然丙夜分番曾不聞所講之何道暇日參伍曾不聞所陳之何猷比晉陽於湯武之跡豈知天討之義哉諉玄武於管蔡之誅豈念天顯之親哉吾固謂秦王之慙德甚多而數子之負所舉亦有不可得而辭者矣或曰如子之言則十八學士固非純臣矣請舉其得失而言之可乎曰志寧之居親喪近於孝也世長之諫田獵近於忠也

收之馬上占辭辭若宿構何明敏也亮之出入軍旅常與秘謀何勤勞也然而武氏之立志寧不敢言以庸祿保位罪不在李勣之下王世充之亂世長不能死而且臣之則亦賊耳至於亮以賦詩見竒於陳主而復爲薛舉侍郎舉滅來歸則亦黨惡之徒也思廉撰梁陳二書相時撰漢書決疑世南默寫列女傳其才皆長於史矣然所貴乎史者無才學識之三長也思廉世南皆仕隋不死節而歸唐則其學識可知矣而豈有董狐南史之筆哉穎達爲五經義訓文達明春秋三傳德明編析經旨自由爲於經學者也然穎達仕隋而爲博士德明仕陳而入講明光殿聖人作經以詔萬世惟忠孝爲立身大節而二子爲人如此雖有之才之美不足觀矣玄道

長於草書守素長於辭翰允恭能詩敬宗能文元敬有文翰蘇勗有才學雖皆有一長可取也然守素不過通姓氏學當時但有肉譜之號其餘正若楊子雲所謂雕虫刻篆壯夫不爲者也許敬宗長安城之對昆明池之對帝丘之對濟漯之對足爲一時辯捷之才但構陷善良敗壞國是闔門寸斬猶不足以謝天下而其視諸公寧不愧乎至於房杜輔成業在諸臣之右而立朝建白不過刀筆筐篋耳於三綱旣暗昧而或有未敦於百度又濶畧而或有未貞果學顏子之學乎抑志誓之志乎以房杜尚然况其他乎哉且夫瀛洲十人未爲害也劉孝孫何人又以缺薛收之缺哉抑魏徵之忠蹇顏師古之明達治體令狐德棻李延壽之史學其爲益殆不淺

也而反不則於其間得非君子之遺恨乎逮夫開元亦  
髣髴其事而擬其數若張說賀知章之類十有八人爲集  
賢學士嗚呼太宗沽名之君登瀛之選已有可議矣而  
玄宗又效顰焉是施孟學叔敖也此天寶之亂又何辭  
乎

畫功臣於凌烟閣

太宗指周漢之故址作凌烟閣含元蔽於前宣時峙於  
後弘文立於左集賢立於右說者謂其千室翬飛萬礎  
鰲負呼吸八紘籠絡九有至白輝日丹虹温露銀榜爭  
輝瑤階列素似若誇宮室之壯麗也而豈知太宗崇德  
報功之典寓於此哉今考二十四人或開府之舊臣或  
開國之元勳或雍雍六藝之儒宗或矯矯百戰之英雄

或闢疆拓土以弘其始或制禮作樂以成其終故世之  
賦凌烟者以爲甘露之圖繪博陸徒以擁立爲首永平  
之追寫高密徒以先從爲冠不若唐之明良相逢足以  
扶元老而彰惟翰也嗚呼人臣之道以文武全材始終  
純德爲難也二十四人之中安知無鶴乘軒而鶡在梁  
者哉我儀圖之長孫無忌討定突厥斥土於邊至來威  
鳳賦之賜似矣夫何始則不能處建成之難終則不能  
抑武氏之橫吳王恪謂其竊弄威權構害良善未必無  
也以是人而爲功臣之冠可乎孝恭破朱粲降蕭銑敗  
輔公佑史謂獨存方面以功自建豈不信然然性奢豪  
舞妓百餘豈雅歌投壺之儒將乎房玄齡杜如晦謀斷  
相資同翊王度且引拔人物致之幕府可謂名宰相矣

然皆仕隋一為秘書省一典吏部選且以子姻聯帝室  
驕奢不禁蕩覆門戶是其於君臣父子之道何如哉魏  
徵秉直耻君不及堯舜百僚震肅不敢懈可謂一言勝  
百萬兵也然玄武門之變不能死又相之不亦傷教害  
義哉蕭瑀抑過繩違會無所忌其辨命論誠鐵孝標之  
膏肓也柰之何仕梁仕隋有如傳舍商州之止池陽失  
節之罪也此誠反覆之小人乎虞世南文章嫺婉方之  
二陸然與兄世基同仕隋內不能盡規兄之誠外不能  
盡死國之忠奚以文學為哉屈突通從平薛仁果且以  
清慎著矣而仕隋為虎賁將如之何不殺身以成仁乎  
吾不知太宗烈士徇節之褒夫何謂也尉遲敬德驍勇  
絕倫擒王琬於萬眾之中且辭金帛有心如山嶽之稱

辭尚主有糟糠不下堂之義也而乃為劉武周偏將昧  
利見大人之智至於殺建成勳元吉敬德為之血戰也  
豈非功之首罪之魁哉張公謹副靖破虜也代省魏若  
有為之才也而為王世充長史王世充天下大逆之賊  
也而從之可乎且取龜投地是亦長君之惡也太宗辰  
日之哭蓋亦私情耳唐儉事親能孝幽辱不忘朝廷然  
居官不事事與賓客縱酒則亦曹參清淨之風也段志  
玄有破建德之功有拒關之勇然立朝最久有何建明  
壯肅之謚斯名稱情云乎哉劉弘基破老生而下馮翊  
擊文昇而定長安論功雖為當時第一矣然兩陷賊斬  
為賊所拘豈決勝萬全之計者耶殷開山從平仁果討  
王世充非為汗馬之勞也而為薛舉所乘兵致大敗母



亦昧左次之義而召輿尸之凶者乎劉政會留收太原  
調輯戎政固矣但以舉兵之故誣王威謀反而殺之是  
虺蜴其心者也程知節舉旗先登自謂得左右手若俊  
偉矣然始事李密敗來奔其亦乃亂乃萃一握爲笑  
者乎柴紹從起晉陽下臨汾而以任俠聞則不過張敖  
之類而已李靖兼資文武以三千騎蹀血虜庭此韓擒  
虎以孫吳方之牛弘以王佐許之而太宗亦謂古之韓  
白衛霍不能加也至其晚節闔門稱疾畏遠權勢亦人  
所難所可憾者仕晉爲長史亦白璧之瑕耳李世勣以  
八萬騎敗薛延陀以二萬騎破突厥此英衛所以齊名  
也然贊成立后之計而唐之宗屬幾殲焉其罪可勝誅  
哉侯君集有襲高止破吐谷渾之功但求盡兵法而此

手爲殿下用之謀則非人理矣張亮舉黎陽伐高麗而  
以弓長之讖延納妖人妄論禍福雖殺之不以其罪亦  
非善終之道也故李溫作二十二贊而沒君集張亮之  
名蓋以此矣破潼關而定陝右則有長孫順德然受賊  
賜綰比之禽獸不亦可羞哉高士廉本名儉以字行乃  
能設條教以化益州之俗導汶水以蘇巴蜀之民其奏  
議必焚橐其銓選必鑒別若有可取矣然定氏族志以  
皇族外戚爲首信乎所乏者骨鯁也故嘗念而論之若  
魏玄成之能諫李藥師之能謀房喬之能容虞伯施之  
能文而加之以禮樂用之以中和則亦庶乎天下之全  
材矣大抵文武之君作而周召之臣出太宗淫聲戾氣  
上干天和有何貞元會合而人材挺生以追隆古之盛

哉然則太宗之圖功臣亦不過沾崇德報功之名而已不然何於玄齡有譴歸之事於魏徵亦有會殺之心哉自是而下高宗圖於永徽若王珪之類是也肅宗圖於寶應若郭子儀李光弼是也德宗圖於正元若李晟馬燧是也宣宗圖於大中若李峴至李愷是也是皆繪畫於凌烟閣之間得非貞觀忠厚之意有以先之乎何可多尤也

玄齡與如晦引拔士類

以人事君大臣經國之道也然必彰瘡之審其真而遏揚之稱其實始可矣書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又曰無昵於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吾<sub>尚</sub>觀唐初群臣若封倫之篡逆裴矩之

諛佞正巧言令色便辟側媚之人也此輩投之邊裔亦爲輕罰而房杜乃引拔左右以充耳目之官則其所引拔者亦可知矣或者以爲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莫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可不謂引拔士類乎愚謂握髮吐哺之事不見於世久矣而房杜獨能以推轂人才爲先固亦有宰相之器惜其少冰鑑之明而乏骨鯁之直故桃李之賢固培植於庭中而雞犬之客亦嗚吠於門下矣嗚呼爲大臣者其必其難其慎惟和惟一而後可哉

玄齡吏事文學

史稱玄齡明達吏事輔以文學意謂玄齡明達吏事似也而輔以文學何在乎餘不復論姑以大節言之夫有

文學者能輔君興禮樂而玄齡緘默不能對又出叔孫  
通之下矣且兄弟人之大倫鄭莊之克段齊桓之殺糾  
萬代之罪人也而玄齡謀殺建成使太宗負萬古之謗  
此豈嘉猷嘉謀入告于內耶且夫禮始於謹夫婦人臣  
者扶植綱常之樑棟也公子頑之淫亂詩人比之鴉鵲  
不若今太宗立巢刺王妃瀆人倫甚矣而玄齡坐視弗  
諫則將安用彼相哉且陸爽之妻已聘魏徵之諫明矣  
而玄齡奏留宮中至再至三天下何少美婦人而爲謀  
不臧如此乎嘗試思之玄齡從學河汾是必宜以三  
綱五常講之素矣此其輔君則大不然得非脩之於家  
而壞之於天子之庭乎昔賈生謂大臣刀筆筐篋而不  
知大體其諸玄齡之謂矣

### 房杜謀斷相資

史謂房善謀杜善斷信乎以愚觀之昔臯陶爲禹謀矣  
而教之以惇敘九族伊尹爲太甲謀矣而告之以立敬  
惟長召公爲武王謀矣而示之以時庸展親若夫以弟  
殺兄此人倫之大變三子非惟口有所不忍道耳亦有  
所不忍聞矣夫何玄齡勸秦王殺建成與元吉并其十  
子殘忍刻薄莫此爲甚此與劉裕蕭道成子孫屠戮骨  
肉如斃犬豕者相似也此詩所謂哀哉爲猷匪先民是  
程大猷是經也夫不以禹湯武望其君而以衰世大惡  
之事導之此可謂善謀乎如晦之善斷殆無可考按史  
玄齡謀殺建成召如晦斷之此其一証也使如晦有臯  
陶伊尹之見則必勸爲季札爲子臧以全兄弟之恩矣

顧乃雷同而附和之卽詩所謂謀之不臧則具是依也何善斷之有雖然唐之臺閣規模皆二人謀斷之力也惡可深罪

### 王珪確論

太宗命王叔玠與藻玄齡以下人物時人皆服其確論以愚考之竊未必然珪謂房玄齡孜孜奉國知無不爲然事多委靡而無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節觀其纒一開口馬上詰責寢渝前議者紛紛然史不絕書矣李靖若才通文武則必如魏相之諫伐匈奴夫何以甲冑主征伐而不能以放牛歸馬之事匡其君是特出將之才耳溫彥博請徙突厥中華以開後世夷狄之亂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者豈應如是之踈乎戴胄雖曰處煩治

劇衆務畢舉然爲王世充之臣而不耻則大節已喪矣唐初諫諍之臣莫如魏徵珪謂以諫諍爲已任是也然所謂耻君不及堯舜者安在乎堯舜之道孝弟而已魏徵初爲建成府僚而建成爲太宗所殺則太宗正堯舜之罪人也魏徵於此直當與太宗爲仇敵而死建成之難夫何反面事仇曾無愧耻則所謂耻君不及堯舜亦非徵所當爲矣珪謂激濁揚清嫉惡好善於數子有徵長愚謂天下之濁惡莫如封倫裴矩守文士及者而皆布列要津翹然居百僚之上然則所激所嫉者何在毋亦舍豺狼而問狐狸耶嗚呼珪之品藻人物踈繆如此而時人顧以確論許之豈公孫丑齊人之見也夫

### 魏徵封德彝論治

昔中行嘏不道張魚矯曰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  
殺不可謂德偏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  
矯於是出奔狄封德彝之惡浮於中行嘏多矣尚可與  
之論治哉考史封倫以諂佞事隋馴致大亂於此不能  
捐身以謝天下而又臣事王世充身行弑逆之事此罪  
大惡極之人國家所必誅之賊也尚可與之論治乎哉  
愚謂太宗不能施殘執之刑魏徵不能行沐浴之請而  
乃與之論治有愧於張魚矯矣

魏徵勸我行仁義既效

仁義治天下之要道性之者堯舜也反之者湯武也其  
所以成雍熙太和之治孰非仁義中來耶奈何帝王之  
道統不傳而仁義之道舉者莫能勝行者莫能致矣漢  
文仁矣而尚黃老宣帝義矣而流申韓何唐之太宗獨  
能兼而有之乎愚謂仁者必能敬父義者必能順兄太  
宗於父有官人之脅何有於孝於兄有玄武門之變何  
有於順不孝矣不順矣則仁義安在乎說者謂太宗不  
仁不義則何以削平僭亂而成貞觀之治哉愚謂太宗  
假仁義之名以納斯民於驩虞之中此所以斗米三錢  
外戶不閉之效歟若使以仁義自檢制而完全不缺則  
必能正身齊家以治國平天下而二帝三王之治復見  
於唐矣夫豈止於小康耶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二十終

新刊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二十一

玄齡奏閱甲兵

屏石戴璟著

國家不可忘戰忘戰則危故除戎器戒不虞亦大臣  
憂國之一事也不然何聖如武王而曰稱爾戈比爾干  
立爾矛賢如魯侯而曰敕乃甲冑備乃弓矢鍛乃戈矛  
礪乃鋒刃乎且周公戒成王亦曰詰爾戎兵召公訓康  
王亦曰張皇六師然則玄齡奏閱甲兵遠勝隋世其殆  
武王魯侯之所以治國而周公召公之所以相君者乎  
噫不然也國家而亡戰者固非也而續武者尤非也故  
載戰于戈載橐弓矢著於頰放於野歸馬於山見於  
書息貫革之射脫虎首之劍述此古人之慮蓋深

遠也夫國家之所以長治久安者在文事武備兩盡而馬上不可治天下也而甲兵安足恃者且玄齡不見隋室之亡乎煬帝自恃甲兵精明而集丁壯億萬窮征遠討卒使原野厭人肉川谷流人血於是民窮盜起而宗社遂以丘墟矣今又奏甲兵遠勝隋世不將啓人主好殺用武之端哉大臣陳善閉邪豈可如此幸太宗不用其言而晚年伐一高麗師行萬里反致蹉跌吾意由玄齡此奏使志氣驕溢投種於地有待而發也然則止遠之疏何及耶

### 世南上聖德論

禹戒其君曰無若丹朱傲周公戒其君曰無若商王受大舜至聖之君成王亦守成之令主然而以丹朱商受

戒之者恐其勤始怠終而戒之苦口之良藥也唐太宗

雖曰創業之明君然大綱不正之事間見層出不可人

意者多也世南於此直當犯顏匡救拔去其心腹之病

根必使彛倫攸敘而君德有日新之美此不亦補天浴

日之功乎今而無一言及於獻替乃復揚厲無前之洪

勳鋪張不世之奇績讀其言若虞黃復出也此與封倫

宇文之佞何異哉考世南以德行忠直博學書翰文辭

著名而所爲如此噫此亦讀書不識字之人也哉又曰

世南之可罪者自其在先朝已有濶條戚施之容矣按

史隋煬帝嘗問世南我性不喜人諫蓋以世南有五絕

之名而問其是非成敗何如也世南不能告以古今治

亂之迹責其難而開所蔽反唯唯無一言此煬帝卒以

拒諫而有江都之禍也其兄世基專權亂國世南不能  
如魯肇之諫曾布而反受其養養之私他日逼於天討  
請以身代亦不過婦人之仁而已愚嘗以是而論虞世  
南之爲人其所上聖德論亦將以隋主不喜人諫之說  
待太宗而爲是逢迎諂諛之舉歟幸太宗英明而佞言  
無以投其隙也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噫豈意世南  
有五絕而爲此狗彘之行哉

叔達讜言受賞

甚矣人臣讜言之難也臯陶一謨闡天敘天秩之理伊  
訓敷語明立愛立敬之義說命三篇盡爲學爲治之術  
此人臣讜言之最善世所當法者也予觀陳子聰於武  
德中不過欲高祖傳位秦王而已曾謂以爲讜言乎愚

謂太宗未殺兄之先削平禍亂功蓋宇宙勸之傳位固  
宜然逮玄武門之兵一舉而太宗之罪已滔天矣夫有  
至尊在上而戕骨肉於危疑之間若以王法裁之直當  
明正典刑而功業在所不論矣於是別選宗室之賢以  
君天下亦不爲過惜乎陳子聰不明春秋之義而徒計  
功論業誇張而侈耀之使弒逆之人居天下之位其亦  
阿所好矣夫豈得謂之讜言乎太宗不知自愧而反私  
其所愛賞以上大夫之位嗚呼使臯陶伊傳處此太宗  
不免受罰而安能賞人哉

不私外戚

太宗以長孫無忌爲司空而曰爲官擇人惟才是與蓋  
以無忌爲有才也及凌煙之圖亦以無忌爲冠愚嘗傳



求史傳而究其終身之行特庸人之才耳何足爲元勳耶奚以明之太宗與無忌爲事衣交且有椒房之親此正臣子披瀝肝膽之日也太宗閨門慚德豈止一端無忌不能匡救一二而反贊成大惡是固助桀之人耳逮太宗欲聞其過而復諂諛以悅之此去患得患失之小人何異乎段志冲請傳位太子蓋監魏王立之變而習見太上皇傳位之事也夫何罪而請誅之耶吳王恪有文武才太宗欲立以爲君宗社之福也乃因爭而議遂寢卒以神器付不肖子又誣以叛逆而甚又夷之何忍耶任城王道宗有功於唐有親於唐無忌不裁以八議而以私憾貶嶺南其類秦魏冉報復睚眦之怨也逮高宗欲立武氏而賂以重賄餌以高爵乃佯爲不知而接受無名之賞此豈臨大節不可奪者耶然則以諫諍不若王魏以軍功不若英衛以相業不若房杜真所謂庸人之才耳有何元勳冠百僚之上而齒錄之超升之雖曰不私外戚其誰信乎韓昌黎云蓋棺事乃定一時之過譽終豈能逃萬世之公議乎

### 胡越一家

太宗置酒未央宮以胡越賓服起舞詠詩乃嘆曰胡越一家說者謂太宗能服上古所不臣也然自愚觀之大禹西戎卽敘矣成湯氏羌來王矣武王九夷八蠻通道矣未聞以夷狄爲一家也夫何胡越之人父子有共室之陋兄弟有彎弓之忍夫婦有聚麀之汚此正禽獸之國而先王置之荒服所不治者也以爲殊俗醜類不可

以亂中國衣冠也太宗創業明君正當以先王爲法而  
謹華夷之辨東晉五胡之亂可鑒矣夫何聽彥博之策  
而徙之境内使與中國縉紳爲伍嗚呼此豈一家之人  
而以一家待之耶愚謂中國所以異胡越者以其有仁  
義禮智也太宗爲人子則脅父爲人夫則亂內爲人第  
則弑兄較之胡越之俗宛然一轍故每每麾夷狄而進  
之正猶同浴而不見裸裎之醜也若使太宗以綱常治  
天下則以見我之長形彼之短必岐胡越而二之矣而  
豈屑與之一家哉厥後以尼妓而居后妃以胡種而淫  
女后以闈宦而易太子家法相傳率歸之胡越而後已  
皆太宗啓之也

長孫順德愧縮

順德以元勳外戚受爵隆位厚復以貪冒品卑帝賜絹以愧  
之固非罰惡之正道也然其後刺澤州北狄節爲政以嚴  
明稱先時守長俱通餉問至是繩摘無以容是昔爲貪  
吏而後爲良吏也傳曰人孰無過過而不知改善孰大焉  
吾於順德云然

戴胄忠清公正

戴玄胤卿大理城校尉罪詐冒資蔭當誅其言曰陛下  
當卽殺之非臣所及旣屬所司臣敢虧法乎是卽張釋  
之所謂登時殺之卽已旣屬廷尉天下之平也夫釋之  
此爲先儒已謂待君輕待臣重也胄何爲蹈陳談哉且  
玄胤敷納得失咸有可觀似矣太宗不善足之政多見於  
閨門而胄曷無一言及此乎逮杜如晦蓋胄當選舉是

亦以胄忠清也然抑文雅獎法吏人以資學警之則亦豈得爲忠清哉吾謂不雜於詐之謂忠不雜於濁之謂清王世充謀篡已非一日胄乃勸之以任周事業是失身於不可言之人矣忠清者果如是乎且旣事隋又事賊當時若遇漢高祖寧免丁公之誅乎

盧祖尚何如人

盧季良當大業末善御衆所向有功宇文化及之亂據州稱刺史于時豈不可興義旅圖恢復云乃以州歸高祖則亦不忠矣雖曰歷蔣州壽州所在右聲然謂之才備文武則過矣才備文武之人剛不吐柔不茹忠順不失以事其上也交州都督之命始受詔而終托疾豈君命召不俟駕之義耶逮帝遣如晦諭旨曰匹夫不負然

諾公旣許朕豈得悔三年當召不食五言君之言如此其懇惻也而季良反曰嶺南瘴癘當無還理遂固辭偃蹇不恭莫此爲甚斬於朝堂雖太宗之暴然亦季良自取之也記曰事君軍旅不避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行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祖尚之辭君命亂矣此非萬世人臣之永鑒哉

蕭瑀何如人

蕭時文本梁明帝子梁亡事隋則亦已矣何出守池陽高祖招之挈郡來歸名節掃地盡矣其作辨命論有曰人受天地而生謂之命吉凶禍福生於人今一歸之命非先王所以教人似矣然終身佞佛至欲祝髮爲僧豈

非貪生畏死不安於命乎房杜唐朝第一流宰相而以朋黨反側詆之其立心陰險如此而可謂社稷臣乎然則貞福之謚則亦天下之公論矣若夫自瑀進邁八葉宰相母亦瑀之違衆孤立有可取者召之歟

虞世南何如人

虞伯施受學於顧野王能默寫列女傳議者方之二陸焉太宗謂其當代名臣人倫準的固也然人倫豈有大於君臣乎事隋事唐有如傳舍有人心者可自愧矣其立朝所建白不過山前蛇見山東星孛歷氏之疏而已果有董子正心汲黯多欲之諫乎然則世南乃腐儒耳何足算耶

李百藥何如人

李重規本李德林之子以多病名百藥少號奇童七歲能辨瑯琊之稻出在傳其諫承乾作梵道賦詞致豐腴真主器之家法也承乾若能知所鑒戒豈但終天年哉故太宗謂身老而才壯齒宿而意新意若重規者亦未可小視也

蘇世長何如人

世長年十餘上書周武帝能勸之以不侮鰥寡爲政以德亦人所難也至於獵涇陽則以太康之十句諫宴披香則以隋陽之滌侈諫若所謂愚直也所可恨者事隋爲王世充太保洛陽平來歸唐帝謂之是也乃不自反又以逐鹿忿同獵之悟塞之何哉夫雍齒管仲聖賢所不道也世長不能以苟息仇牧自處而以二子自擬其

亦失守而辭屈哉又曰竇融以河西降漢十世侯之臣  
舉山南以歸惟蒙北監嗚呼融當天大亂未有所屬  
而遠來歸漢故其功可俟也世長爲世充臣直當坐亂  
賊之誅矣而又拚大罪于重賞其舟敗溺死天亡之也  
其直名長而意短口正而心邪者哉帝之論人皆失獨  
此最得其情也

陳叔達楊師道薛元敬薛收何如人

薛收書檄露布辭若宿構元敬掌文翰號稱職故河東  
有長鷁鷁之號焉然與登瀛之選十八人豈有一人  
能及天下國家大計者乎陳叔達陳宣帝之子得葡萄  
思親若孝矣而閨門有不羞之耻楊師道慕孔光温樹  
若密矣而銓人無甄品之明張玄素孫伏伽皆以直諫  
名也而同爲隋令使則亦事異姓矣論人當觀其大節  
豈可但曰天下亂但觀其才不觀其行哉

尉遲敬德温彦博何如人

愚讀貞觀史每稱敬德篤夫婦之情彦博深君臣之義  
是亦唐初人臣所難也何也尉遲恭歸太宗卻金四一  
車之賜建立奇勳後以公主婚之固辭而止使王允可  
愧而宋弘可作也彦博使突厥突厥問以中國虛實不  
對至囚陰山備嘗窘辱若非李靖奏凱彦博其有牧羊  
之節乎吾於唐臣多其才而少其行讀二傳爲之撫掌  
而嘆美也

孔穎達五經正義

孔穎達與顏師古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太宗改爲正

義迹其包括異義固詳博矣然博士馬嘉運已駁正其  
失豈非謬冗者多有可議歟愚以爲五經之道若大路  
然固當知之而尤當由之蓋五經之道其大要以三綱  
五常爲御世之隄防立身之質幹也口聖賢而行市人  
亦何以語五經哉史稱仲達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博  
士煬帝召天下儒集東都與議是亦隋之臣子耳云何  
隋亡不能死節而北面於唐乎夫爲臣不能忠爲子不  
能孝則必燭理不明而於聖賢之道矛盾不相入也昔  
人謂學六經或失之愚或失之賊其是之謂歟或曰仲  
達於太宗有若無實若虛之問能虚心諷諫亦可取也  
一呼婦人事二夫雖有姿色之麗織紵之巧何足稱哉  
吾嘗以是觀古今人物不徒責顏達也

### 顏師古何如人

師古在秘書請求天下書藏內庫於是考定五經諸儒  
詰難輒引晉宋舊文折之是若夫有志於聖人之道者也  
然多引後生與仇校抑素流先貴勢清議薄之太宗所  
謂事親居官無聞是也夫論六經之道而以貴勢爲先  
是假聖賢傳心之典爲吾身媚世龜之地也何鄙哉且班  
固漢書有何精蘊而爲之箋註入山封禪夫豈美名而  
爲之草儀然則師古之學學其然學而非正學也吾尤所  
惡者仁壽中季薦爲尉而以割雞之喻對張素則亦壯  
矣高祖入關不能死節而謁見長春宮浸干政柄然則  
師古平日所學者何學而名節掃地至此耶

### 縱囚來歸

春秋莊公二十一年書肆大眚  
 災肆赦解卦曰君子赦過宥罪  
 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赦  
 忘自幼弱以至老愚皆赦宥之  
 一槩姑息之也此春秋譏莊公  
 歸曰來歸若可美矣而縱囚則  
 殺人不可赦之賊也當辟則辟  
 使之來正歐子所謂以君子之  
 僻安顧信義而有已去復還之  
 已縱而復來必赦其罪此曹僂  
 也嗚呼此可謂萬世經常之法  
 世之制故曰太宗假仁者也

譏也何譏乎舜典曰眚  
 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  
 宥之法曰不識以至遺  
 示有不諭罪之重輕而  
 之意乎唐太宗縱囚來  
 未善也夫謂之囚者必  
 何以縱為縱之去而復  
 難能望小人也小人放  
 事哉其必下明詔曰若  
 梓其不必我毒而復來  
 乎沾一時之名以壞萬

公主妻薛延陀

易曰帝乙歸妹以公主嫁諸侯則有之矣未聞嫁夷狄  
 也昔鄭國褊小楚公子圍之強大來娶于鄭子產以楚  
 夷狄之國也辭而卻之使館于外欲野賜之幾不得撫  
 有其室子產謹華夷之辨至此後世不幸而有夷狄求  
 婚則當如子產之智可也唐太宗見不到此而顧以公  
 主妻薛延陀嗚呼堂堂天朝奄有萬國顧以天子之女  
 而匹配非偶有慈父之心者可無愧耶故其後踵為故  
 事明肅代之女往往出嫁外夷延至唐末而公主作孤  
 鵠之歌聲甚悽涼亦可悲矣說者以為此非太宗作備  
 也以景公而有涕泣女吳之辱以魯宣而有高固委禽  
 之逼以漢高而有匈奴和親之舉太宗以公主嫁外夷

正欲結甥舅之好而休兵息民爲邊境無虞之至計也  
噫是豈帝王內復外夷之道而可法之耶且此三君者  
或以壤地之小或以兵力之弱故衆寡不敵而爲是舍  
污忍耻之策猶或可說太宗之時窮髮不毛之地稱臣  
奉貢正所謂自彼氏筮莫敢不來王莫敢不來享此中  
國體統天日尊嚴之日也而顧可已不已使金玉之裔  
配禽獸之族不亦計之左者耶噫以房玄齡之名相  
而不能效子產之卻婚以太宗之英君而顧與景公魯  
宣漢高爲伍焉豈皆未講春秋之義者歟

### 戴胄犯顏執法

按史太宗欲殺詐冒資蔭者而戴胄據法流之若可謂  
犯顏執法矣然其對太宗之言則非也胄之言曰陛下

當卽殺之非臣所及旣付所司臣不敢虧法觀胄之言  
是効張釋之爲心也然豈所以爲訓乎按周官司隸掌  
凡囚執令事屬於司寇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卿大  
夫之獄訟斷以邦法王制曰凡獄成必大司寇聽之棘  
木之下方始以成告于王王必三宥而後有司行刑此  
三代之制王者之所同也蓋君當有愛下之仁臣當有  
執法之義使天子可以不用法而殺人則臯陶告君何  
以曰恤刑周公何以告君曰慎獄乎使胄之說行則有  
兇暴如桀紂者出不將任情殺人而何假于有司乎此  
王子雍所謂輕於爲君而重於爲臣也厥後盧祖尚一  
言忤旨遂斬朝堂不復鞠問非胄有以啓之歟

### 顏師古作王會圖



漢唐書世  
唐太宗  
昔武王克商九夷八蠻通道召公進言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而勸之不狎君子必於細行此賢臣責難於君之意也太宗之時雖諸侯朝貢遠及遐荒然於天理民彝無一事可道使召公處此九必深憂遠慮而匡救維持之不暇矣顧師古以該博之才而為諂媚之行乃作王會圖上之蓋不過誇大神功鋪張聖化云耳此豈人臣事君之忠乎彼武王時雖有王會圖乃史官私錄貽詔後世耳豈以是而陳於武王之前哉嗚呼以唐太宗之汲汲從諫而其臣有上王會圖者有進聖德論者况皆出於名公鉅儒之手唐初可謂無人矣哉

孔穎達五經正義

甚矣六經之道惟聖人能作之惟大儒能述之孔穎達

五經正義豈果得六經之道者乎姑以易言之彼繫辭所謂制器尚象之事或取諸卦德或取諸卦象或取諸卦義不可以要典拘也而穎達皆以為卦名是特遵韓康伯之說而雷同附和之耳豈能卓然有訂正之功而不悖聖人之道者乎即此一端觀之則穎達之五經正義特不過章句之末耳故嘗謂楊雄作法言而未必可法王通作中說而說未必合中穎達作正義而義未必歸正要之有名無實則均耳

魏徵錄前後諫辭示起居

春秋之法為尊賢諱而魏徵錄諫諍事付史官得無不可乎曰春秋所諱者惡也納諫諍豈惡乎苟以諫諍為當揜是以諫諍為非美也則後世誰復有諫諍者哉今

觀伊訓太甲無逸立政諸篇皆伊周之所諫諍者也存之於書未嘗捨焉至今稱太甲成王爲令主而伊尹周公爲良相觀其書可見矣今欲削而去之成區區之小讓則後世何所據依而諫又何以知其爲賢且良歟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則其臣之諫諍無傳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則諫諍之無傳乃數君之益暴其惡於後世而已矣然則焚藁者非歟曰焚藁者誰歟非伊尹周公爲之也近世取區區之小讓者爲之耳然則魏徵之錄諫詞正得人臣之義而太宗以是傳婚仆碑焉甚非人君之所爲也此吾有取魯子固之論焉

名將惟世勛道宗萬徹三人

古之所謂名將者非但以才之雄而兼以德之優蓋存

恭順之心守忠貞之節若伊尹太公周公之流內可以相而外可以將故詩書稱之曰相我烈祖格于皇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曰公孫碩膚德音不瑕豈非名將之卓卓者乎下是若張文成諸葛亮皆明於君臣之義其庶幾焉世勛道宗萬徹者固有斬將奉旗之功然特鷹犬之才耳而太宗謂之名將不亦譽之過乎在易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道宗始終無顯過彼善於此道宗其最優歟若世勛之贊立武氏以貽宗社之害萬徹之交通遠夷而遭謀叛之誅此正易之所謂小人勿用者也而以是人爲名將抑何知人之不明至此哉

社稷之臣竭忠効勞以輔  
一平之治國在與在國亡與  
亡必若五臣之迪教四人之  
劉敞二相之篤斐然後可  
以當此蕭時文何人而可以  
社稷臣許之乎考史瑀乃  
梁明帝之子爲梁宗室不  
能憫黍稷離離之變而歷陳  
仕隋有人心者可自愧矣  
且帝立其女兄爲后任以樞  
機于時國政多闕不能補  
迺拾遺以致隋室大亂此一  
罪也及出守池陽當傾心  
五日以圖國士之報夫何一  
聞高祖之招遠挈郡來歸  
此大不忠之臣得免丁公之  
誅幸矣而太宗顧錄用之  
何耶嗚呼以蕭瑀爲社稷臣  
是飛廉而有稷契之行也  
太宗之失言如此者蓋以有  
立己之功而不覺過情之  
舉歟噫商州之斥帝亦鄙其  
爲人然矣

蕭瑀違衆孤立

魏徵謂瑀違衆孤立以愚觀之瑀於君臣大節甚濶畧  
而未盡也豈能違衆孤立哉若能違衆孤立出守池陽  
之日蓋亦悉力保障與城存亡而慨然爲嚴將軍頭爲  
稽侍中血乎蓋其處已接人猜狠忿戾而不顧義理者  
耳何以言之李靖良將也而劾以御軍無法房玄齡賢  
相也而奏其謀反有漸其狂妄不亦甚哉佛得罪於名  
教久矣王公大人宜明王道以闢佛瑀獨以佛爲聖人  
而尊尚之末年請出家爲僧此不亦叛道之甚耶嗚呼  
瑀之爲人如此有君如太宗有臣如魏徵皆稱與之不  
絕口何耶後世如呂溫有不茹吐不去來之類范滂夫  
有臨大節不可奪之誇此皆未深考瑀之爲人耳愚敢

極論之以誅姦諛於既往

萬紀言利

古人謂財利為布泉以為泉不可壅利不可專故王人者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何必曰利乎是故無總貨寶盤庚之所以誥商人也宣侯多藏皇父之所以誤幽王也天王求金春秋之所以譏周室也萬紀遇英明之君而顧言坑冶之利此正聚斂之小人也且其在朝每以訐直中傷大臣自房杜以下咸被譴責雖江充不過是也太宗黜之使還家不亦得去邪之道乎柰何去位未幾而又召為漢王祐長史夫以王府僚屬宜得端方正直之人而乃以為長史彼豈能為沈景之輔王以禮王式之諫王以詩乎卒之漢王不得其死而紀亦不令終

豈非太宗於去邪勿疑

之道有未盡耶

創守難易

自古創業之君非有高能一天下者四君而已守之亦足以保無虞天業似難於守成矣愚謂耶使守成而果易也則御六馬成湯不曰慄慄我冲人嗣無疆大歷服之漸既濟不如西鄰之堅亦創業矣而敗於五然則創業固難也守成

世之才不能濟也故自漢以來若撫盈成之運僅得中才之主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然則創業固至難也而守成亦豈易大禹不曰予臨兆民若朽索之危懼若將隕於深淵成王不曰若涉淵水蓋已泰而恐有復隍時容可以易處之耶不然則符將梁武亦創業矣而辱於臺城亦難也玄齡魏徵不能深惟其

義而主於一時偏見之私是果天下至言耶

宰相領度支

人君代天理物宰相代君行化者也故宰相之職必燮理陰陽而六府為之治也輔佐天子而四隣為之鎮也鎮撫四夷百姓而為之保釐也表正士大夫而為之吐哺也此皆宰相之所當為也若夫度支特有司之事而委任責成之足矣夫何房玄齡居宰相之位而顧自領度支以為求賢未得也不知天下賢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安可誣天下之無人乎于時基業創矣而君德猶有缺也政事舉矣而國猶有遺也小人退矣而姦佞猶有存也四夷服矣而邊功猶有事也祥瑞至矣而災異猶未消也此皆宰相之所當急謀而亟處之者今而告其大圖其細夫豈知為政之體者乎噫若玄齡者其真所謂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者哉

議封刺史

人君之為法固不可不法古尤不可不通今太宗欲以宗室群臣襲封刺史此法古之問也于志寧馬周皆上疏切諫是通今之說也然謂刺史是孰非耶于是刺史之權既重而以膏梁子弟世眾之則必有七國之叛八王之爭其患尤甚於藩鎮也然則封建之說非耶噫封建者聖人治天下之大法也後有尾大不掉之患顧後之人隨時立法以通融之若如馬周于志寧之諫則古三代之封建果何說哉亦則為唐計者當如之何愚

謂古者封同姓以明親親  
法也故同姓如孝恭元勳  
封百里之國然但養之以  
柄發兵之符不與焉則足以  
謂法古而不泥通今而不疎  
馬周諸人不足以語此而遂  
寢其議也

增學舍生員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  
進之國達之天子有樂正  
有素進之有漸如此故成人  
有用之才也太宗慕古爲治  
而親臨辟雍增廣學舍  
溫所謂其從八千纓弁森森  
穢貊氏羗咸詠德音羽林

孤兒亦垂青衿其言似矣然州縣不能養之於學而烏  
合京師以覬覦仕路此特太平之美觀耳且吾聞之學  
所以明人倫也有諸已而後求諸人太宗於人倫之道  
濶畧殆盡然則將何責之士類之有成乎書曰爾惟風  
下民惟草太宗亦弗之思耳

郡縣四夷

先王內夏而外夷蓋夷狄之地不可耕而食其民不可  
畜而使侯君集旣滅高昌則當選酋長之賢能者使爲  
主帥而行朝貢之禮足矣云何太宗好大喜功而以沙  
漠之地建立郡縣卒之歲遣戍卒以守無用之士勞民  
傷財以招外寇此所謂愛虛名而受實禍也是亦不可  
止乎噫於此而追思魏徵之先見亦晚矣

以建屋喻治道

太宗謂治天下如治屋營構既成勿有改移此王者之言也惜其言之於口而不能履之於身耳且貞觀之時四夷咸服無故伐一高麗自取敗衄正所謂慕奇功變法度不恤其德勞擾實多者噫太宗雖不能行而其言之近理真萬世人主所當知哉

李勣比長城

大臣係國家安危誠所謂長城之寄者詩曰四方是維天子是毗又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茲長城之說也世勣在并州雖曰令行禁止民夷懷服然特一將之才耳而太宗以比長城使之受遺輔政不亦謬乎夫勣本群盜不學無術太宗之寵遇不爲不隆且重也夫何以一言而立妾廢后使以陰制陽以周易李此乃斷喪唐室之斧斤也夫豈能是維是毗于蕃于宣而得謂之長城哉嗚呼以李勣爲長城則夫許敬宗李義府皆勣黨也亦可謂之長城乎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信矣

兼行將相

太宗臨朝自謂兼行將相之事張行成以太宗爲於伐愚謂使不臨朝言之則兼行將相豈人主當爲之務乎夫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豈必親行將相之事乎書曰文王罔攸兼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謂不侵下職也行成於此直當勸君以文王爲法而委任於始責成於終則賢相庸而亂不生於內良將奮而變不擾於外豈不足以成無爲之治乎今乃謂其

較功爭能是不以兼行將相爲非而以兼行將相爲功也夫兼將相此魏文之自按尚書隋文之衛士傳餐裒世之事何功能之足稱乎於自是而後親征高麗兼行將之事矣自觀國史兼行相之事矣天下反以我爲功能而吾豈肯端拱無爲使群臣之功能勝於我哉此太宗之志實行成之言啓之也

上欲自觀史

古者人君設史官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所以載是非於既往示警戒於將來也故夏有修古商有高勢周有禮大史皆脩國史者也未聞三代之君自取而觀之也唐太宗設史官視歷代加詳焉以宰相而監修以史館而脩撰著作六局四庫有號固非若孔明不立史官之失也然自觀國史何心哉愚謂太宗閨門慚德甚多必自反有愧以試觀史筆之何如也故欲自觀史與史氏不書其惡也蓋嘗考之自太宗欲觀史而史多曲筆于時敬播所脩號爲詳正而許敬宗變亂名實多所揜覆皆太宗觀史之弊也嗚呼與其欲史氏不書吾惡盍亦脩德用賢以綱常自勵而遺百載之芳耶

朕行有三

太宗欲觀國史而自謂朕行有三今考其所謂三行者皆空談也大舜之孝父叔齊之讓兄魯男子之不納鄰婦乃萬代之元龜也太宗脅父殺兄淫弟婦此三綱淆矣九法斁矣安在其鑒前代以爲元龜乎于時善人不爲少也如魏徵之論仁義褚遂良之辨名分迹其中忠言



讜論雖未能如說命無逸之純然苟能聽其言行其策則貞觀之風將進而為雍熙太和之漸矣夫何言之諄諄聽之藐藐唐治雜夷已兆於此此豈所謂進善人共成治道乎詩曰愷悌君子無信讒言故青蠅巧言之篇其所以狀小人之態備矣太宗曰吾能斥群小不受讒言是也然劉洎以讒而賜死張蘊古以讒而受誅魏徵以讒而見疎則是讒佞之人是崇是信久矣而所謂斥群小者何在耶嗚呼太宗自觀國史而盛誇三行蓋引而自高與史氏之曲筆也而不知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亦何以觀國史而自誇張哉

魏徵言至公

惟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恒性而惟聖王爲能盡之若堯之乃聖乃神舜之惟精惟一禹之有典有則湯之克寬克仁武之不忘不泄可謂至公矣若太甲成王雖守成之令主而於至公之道尚有愧焉甚矣至公之難也蓋人心道心不容並立未有私欲不去而天理能存者也太宗臨朝每以至公爲言不亦一念良心所發乎然天理人欲交戰於胸中而不能拔去病源故善政固有可嘉而惡德亦有可醜考其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大倫去夷狄者無幾矣而知所謂至公乎夫臣之事君貴乎因所明而遁所蔽也魏徵於臨朝言至公之日當勸君清心寡慾而從事於直方外之學使大經大法曲盡而無遺則始也動以人終也動以天始也與近世帝王爲伍終也與堯舜禹湯文武齊矣今不能裕其本

而屢諫其至公之不久彼安知所有謂至公而久之耶  
托物誨太子

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誠天下本也然教之以言不  
若教之以身嘗考之周文武矣一日三朝善繼善述而  
可以爲父子法矣棠棣韡韡麟趾振振而可以爲兄弟  
法矣思齊不瑕穆木無嫉而可以爲夫婦法矣十亂周  
德丹書受戒而可以爲君臣法矣是故不必托物教誨  
也而成康繼之自能嗣守大訓無敢昏逾蓋良治之子  
必學爲裘良工之子必學爲箕理勢然也夫何唐太宗  
見不到此而徒托物以誨之見食飯而誨之以稼穡見  
乘舟而誨之以君民見乘馬而誨之節力見息木下而  
誨之以從諫誦甘言非不懇惻至到可以爲出治之術

也然高宗之所法者太宗之所行耳蓋其殺吳王卽元  
吉之誅也立武后卽齊妃之納也戮元舅卽劉洎之死  
也易忠王卽承乾之廢也然則向者托物之教不亦空  
言而無益耶然則後之教太子者當爲周人之身教而  
勿爲太宗之言教

### 史官何諱

按春秋爲尊者諱爲賢者諱爲親者諱房玄齡之脩史  
而諱其殺兄之事毋亦春秋之法乎噫此豈小過微玷  
而可諱之比且殺兄之事玄齡與其謀遠其書六月四  
日語多微隱是明知其惡而諱之也其不忠甚矣且執  
史筆而可如是乎若夫太宗直以周公季友自居而命  
史官無諱則亦妄矣蓋管蔡叔牙謀爲社稷得罪於天

地祖宗故周公季友得以割惡正法而不爲過若建成雖庸才初未嘗有顯過也以地嫌勢逼兩不相容耳爲太宗者當效子臧之奔宋季札之讓兄天下何患乎無君而乃躬行手刃其視尺布斗粟之謠煮豆燃箕之慘先後一轍此正萬古之罪人也太宗於此宜自怨自艾猶曰其罪莫贖而乃妄自誇張而附周公季友之列嗚呼其真假仁之君也哉

### 舉群臣得失

昔仲尼品群弟子舉其得則曰達曰果曰藝論其失則曰愚曰魯曰辟曰喭或抑以揚如射中的此所以爲聖人之知人也唐太宗雖曰創業之英君然大綱不正而所目失者多矣則其品論衣孫輔機以下得失豈皆中

於理乎姑以論長孫輔機者與之辨太宗謂無忌善辟嫌疑蓋由向者辭以外戚司空之故而與之也然錦綺十車之贈朝列大夫之封此正大嫌疑之地而顧濫受焉卒使北鷄司禍唐祚幾移安在其能善避也且高宗正不肖子孰與吳王恪之賢今以私憾之故勸太宗勿立則亦已矣夫何又從而陷害之此豈善避嫌疑者乎且人臣事君宜開心見誠而每事避嫌疑非所以爲訓也太宗曰決斷事理古人不過予又非之輔機得君不爲不專矣仁義禮樂之說絕口不道建成兄也而殺之元吉弟也而又殺之十子乃兄弟之子也而又殺之其濫刑以逞如此皆輔機爲之謀主也此豈古人所屑爲乎迹其以斗筭之才穿窬之智正猶胡廣之中庸公孫弘之

曲學阿世也而曰古人不過何大謬耶吁以太宗論無  
忌之得失皆不足信如此然則所論高士庶唐儉揚師  
道裴洎馬周褚遂良之得失亦皆舉此遺彼而非至當  
之論也可類推矣

遂良王魏之比

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大節誠有愧矣繼而輔太宗  
則隨事爲規多所裨益開國群英率皆阿諛諂媚而二  
子獨能梗梗不撓功過不容相掩也褚遂良能比王魏  
蓋其在朝所建明如却蘇文之貢諫高麗之征謂諸王  
宜有定分請經術以教東宮他如請用房喬論造漆器  
皆深得經國之遠猷誠與王魏之諫諍殆相類矣及廢  
立之際犯顏力爭其蹈貶竄之禍尤王魏所難者然聞

之蘇子瞻有曰遂良以飛雉入宮爲祥使魏徵在必以  
高宗昂耳諫也遂良非不知此捨昂耳而陳寶豈忠臣  
之言哉是固然矣以大臣而抑買人地來韋思謙之劾  
其視官居昂尊宅無樓臺何如耶且高宗卽位之初乃  
受遺輔政之日也以父妾而入宮此肆人欲滅天理漸  
不可長夫何不能禁制之於始而徒正之於中亦豈  
昧於大臣謀國之道乎且吳王恪之誅任城王之貶率  
以私憾而羅織之則豈一个臣其心休休者乎及遠州  
之貶上表自稱定策之功曰螻蟻微命望陛下哀憐抑  
又何形衰而志挫也愚故爲之言曰王魏賢矣而失於  
始遂良賢矣而失於終

生日不爲樂

太宗生日不爲樂此有思親之心若美事也然上皇無恙之日侍宮人而有脅父之謀殺建成而有傳位之逼營九成宮不果而見於馬周之疏則其事親之禮多缺然矣逮宮車晏駕甫今已五載而獨不爲樂此豈近於人情耶蓋自遼左之伐不得志而回故張亮劉洎皆以無罪受戮而勒殺受更之事布告中外然終不能遣胸中之憤也太宗以百戰百勝取天下偶爾敗衄怒氣方盛故生日不爲樂耳豈真有思親之心哉雖然唐自玄宗以來曰千秋節曰慶陽節曰天長節曰應天節曰聖壽節曰嘉會節張聲伎恣驩噉世相沿襲以爲盛舉其視生日不爲樂者孰是孰非也愚於是又服太宗之高玄齡以微譴歸第

昔召公告武王曰狎侮君子罔以盡其心記曰大臣不可不敬是民之表也玄齡居大臣之位而有君子之德誠可謂元勳之臣也太宗正當禮貌推隆而有康侯晝日三接之勤今乃以微罪譴責之此豈待大臣之道耶故易世之後譴元舅顧命大臣而置之死地皆太宗啓之也按史貞觀八年玄齡嘗以譴歸第長孫皇后請召用之矣今又以微譴歸第其視玄齡爲何如人也有人之心者又復立於朝耶吾聞之成王之禮周召亦專且篤矣然周公欲避居東都召公欲退而明農蓋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此君子守身常法也况又以譴責之不一耶夫何玄齡以寵利居成功而不爲急流勇退之義車駕幸芙蓉園而敕子弟汛掃門庭則其覬覦資緣之念端

可想見噫曾自有玄齡名賢相而昧出處之義如此乎

新刊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二十一

終

